

方地的明光闊寬着向



着 懷 于

于懷著

向着寬闊光明的地方

一九四四

向着寬闊光明的地方

序言.....一

又是桂花盛開的時候

——近代英雄頌

一、聶伯河邊.....一九

二、羅馬城頭.....二一

三、春天還會遠嗎？.....二三

再一次站上歷史的壇坫

——莫斯科會議前夜

一、東方與西方.....二九

二、西歐與東歐.....三四

三、莫斯科會議.....三八

向偉闊光明的地方

——莫斯科會議劃分時代

- 一、這是一量的泉源……………四七
- 二、它劃分了時代……………五〇
- 三、沒有誰能阻止……………五六

新時代的起點

——莫斯科會議以後

- 一、一片新景象……………五九
- 二、永不褪色的光榮……………六三
- 三、這是較短的道路……………六五

已經不是三月

——德黑蘭會議前夜

- 一、悲劇不是哈爾科夫……………六九
- 二、重大事件在醞釀中……………七三

三、太遠派影響的歸納.....七六

顧着信心瞻望

——德黑蘭會議決定歷史

一、儘管是冬天.....七九

二、歷史性的決定.....八二

三、決定了的歷史.....八五

附錄

一、斯大林報告.....九一

二、蘇軍夏季攻勢總結.....一〇九

三、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公報.....一一八

四、莫斯科會議美英蘇中四強宣言.....一二二

五、莫斯科會議關於意大利的宣言.....一二四

六、莫斯科會議關於奧地利的宣言.....一二六

七、莫斯科會議英美蘇領袖關於懲辦戰爭禍首的宣言.....一二七

- 八、開羅會議公報……………一二九
- 九、德黑蘭會議三強宣言……………一三一
- 十、德黑蘭會議關於伊朗的宣言……………一三四
- 十一、英外相艾登關於南斯拉夫的聲明……………一三六
- 十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情報司關於南斯拉夫局勢發展的公啓……………一三七

序 言

夜幕沉沉的下降，一九四三年只有幾個鐘頭了，它將過去的是一九四三，即將到來的是「一九四四」。

一九四三年過去了，一九四三年究竟是怎樣的一年？

一般的說，這是整個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力量對比發生基本的變化，民主國家對法西斯侵略者取得了軍事優勢，從防禦轉變到反攻的一年；而這一反攻全面的實現，隨着一九四四年的到來，已經隱隱約約的在地平線上出現了。

這力量對比的基本改變是怎樣產生的？一九四三年的開頭，以蘇軍的一九四二——四三年的冬季戰役的逐漸達到最高峯為起點，一九四三年的結束，又是以蘇軍的夏季攻勢的再接再厲而告

總之蘇軍偉大的勝利反攻，是這力量的對比發生基本變化的基礎。一九四三年的一年是在蘇軍的兩大攻勢之間渡過的。

其次使這力量對比發生基本變化的原因，是英美取得了生產優勢，以及這一巨大力量在地中海（北非——西西里——意大利）和太平洋（阿圖島——吉斯卡——所羅門——新幾內亞——新不列顛）順利的運用。在這當中特別是英美盟軍在突尼西亞——西西里——意大利一連串順利的作戰，更有助成這一力量對比發生基本變化的作用。

從歷史的觀點看，一九四三年的歐洲戰局，顯然可以劃分成四個階段，從正月到三月一個階段，從四月到六月一個階段，從七月到九月一個階段，從十月到十二月在某種意義上又可以自成一個階段。

從正月初到三月底，從事件的發展過程看，不能成爲一個階段。如所週知，這一個階段中的心事件，蘇軍在斯大林格勒——頓河——高加索的大反攻是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就已經開始了；不過假如以一九四三年爲範圍，我們還是可以這樣分的。這一階段中戰局的發展的中心意義在那裡呢？過去人們以爲紅軍只是一個守勢的力量，人們從不相信它能對德軍發動大規模的攻勢作戰的。正月至三月，蘇軍對德軍在蘇德戰場上最強大的集中力量所完成的輝煌的勝利大反攻，證明了

蘇軍不僅是一支守勢的兵力，而且是一支強大的攻勢力量，紅軍是能夠打勝仗的。

二月中蘇境德軍發動了一次局部的反攻，略有進展，三月三十一日蘇聯宣佈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開始，持續了一百七十餘日的冬季戰役結束。三月起戰局中心移向北非。一時人們的注意力從頓河移到了利比亞。三月下旬，英美盟軍對突尼西亞軸心部隊發動攻勢，軸心部隊在英美盟軍的優勢壓力之下逐步後退，終於到了五月初，退無可退，宣告投降。人們從來以為英美對德的物刀優勢雖然無容置疑，但對於德軍的軍事力量却認為不可輕視，所以在突尼西亞戰事的整個發展過程中，英美盟軍總是把謹慎當作作戰的最要信條。然而軸心部隊出乎英美預料之外的迅速的崩潰了。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德軍並不如某些人想那樣的樣強，而英美盟軍是能夠打勝仗的。

既然英美和蘇聯對於德寇都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爲什麼英美和蘇聯不來共同爭取決定性的最後勝利呢？

事後論事，在軍事上蘇軍在斯大林格勒——頓河——高加索的勝利和英美盟軍在利比亞——突尼西亞的勝利，事實上已經奠定了同盟作戰的兩大堅實基礎，英美蘇同的同盟作戰在六月間是就可能具備雛形的。然而總結這一個時期的戰爭形勢的，是英美之間的華盛頓會議，而不是英美

蘇之間的莫斯科會議，歷史錯過了六個月的大好時光。

從七月到九月，這一階段中戰局的特點是：一方面是希特勒對蘇的夏季攻勢失敗和蘇軍對德的夏季攻勢的展開，一方面是英美盟軍在西西里的登陸和墨索里尼的垮台。這是兩大潮流，在這一階段的初期，無疑間，起着支配作用的是墨索里尼的垮台；由於墨索里尼的垮台，一時希特勒即將投降之說甚竟塵上。這種估計雖然未能改變英美基本的作戰方針，但其混亂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它阻礙了同盟作戰的迅速展開。九月初，一方面的由於蘇軍夏季反攻的長足的進展，日益把德軍推近蘇聯的國境；另一方面由於英美盟軍在意大利和亞陸，意境德軍抵抗力的加強，這一混沌的局面才澄清下來。

從九月到十月，在軍事的发展上並無一條分水線可尋，一切都在循着舊有的道路在發展：不過，不可不注意，十月起，因意大利崩潰而引起的混亂形勢已經澄清，蘇軍輝煌的勝利大反攻已經被公認為整個戰局的決定力量了。它爲好了到莫斯科會議的道路。

假如歐洲——大西洋戰局在時間的發展上可以分成四個階段的話，那麼亞洲——太平洋戰局則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六月以前的一個階段，六月以後而一個階段。而這兩大階段在基本上都服從於以二月間日軍自瓜島撤退爲起漸的基本形勢的。二月十一日，日軍自瓜島的撤退顯示着：日

軍在太平洋戰場已經決定的攻取守勢；從那以後，進攻的已不是日軍，而是盟軍，退守的已不是盟軍，而是日軍了。盟軍在太平洋的攻勢，六月以前集中在北太平洋；阿圖島和吉斯卡這是這一個時期中所發動的攻勢的戰果。六月以後盟軍攻勢的中心移向西南太平洋；最初是盟軍對所羅門和新幾內亞的反攻；及至最近，反攻的箭頭已經射到日軍在這一地帶中的中心據點：新不列顛——拉市爾了。

二

在民主國家火與鋼的壓力之下，東西軸心開始解體了。

這一解體過程首先表現在東西軸心合流的可能性的最後的切斷上。我們知道，東西軸心合流的道路有兩條，一條是日本進攻蘇聯，日德在蘇德戰場上合流；一條是日本進攻印度，德國由埃及和高加索衝向中東，日德在印度洋合流。一九四三，由於蘇軍在斯大林格勒——頓河——高加索的勝利反攻，和英美盟軍在利比亞——突尼西亞的勝利作戰，東西軸心無論在那一條線上合流的可能性終極的被消除了。這樣，德日之間雖名為同盟，但他們之間真正的同盟作戰已經絕不可能了。這一方面瓦解了東西軸心的聯繫，另外一方面也就賦予同盟國家以同盟作戰，各個擊破

的可能。

這一解體過程，其次是表現是意大利的崩潰和德意軸心的解體上。本來德意同盟就沒有給予過德國以實在的幫助；如所週知，自從意大利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參戰以來，從希臘直到奧尼西亞，它自己根本就沒有好好的打過一次勝仗；從這一方面看，我們尚確可以說墨索里尼對於希特勒是一個負擔；但這並不是說意大利的崩潰對於德國毫無影響。不，恰巧相反，意大利的崩潰在軍事上使希特勒的『歐洲堡壘』缺了一角，在政治上則形成了希特勒整個歐洲同盟解體的先聲，其後果只有到這次戰爭結束之後，我們才能加以較為詳盡的估計。而且，法西斯是能打倒的，這不是勳員全歐洲，全世界千百萬民衆起來粉碎法西斯的一個最有力的口號嗎？

這樣我們看到，一方面是德日同盟終極的被隔離了開來，而另一方面德意軸心又被打垮了一輪，敵人是完全的被孤立起來了；但民主國家的同盟作戰的條件，却正因為敵人的孤立而日益成熟了起來。民主國家同盟作戰的可能性正是在法西斯國家同盟作戰的不可能性之上建立起來的。

這就是德日兩國的國際環境，它們所有的政策不能不服從於這一孤立形勢的限制。首先，我們問，日本在一九四三年內做了些什麼呢？

在軍事上，日寇早在年初八十一屆議會的時候已暗示它將採取守勢了；二月初中旬，日軍在

瓜達摩納爾的撤退是這一政策開始實現的表現，其後，在阿圖島，在吉斯卡，在所羅門，在赫瓦內斯，在吉爾貝特的日軍的撤退，無不表現這一政策。在這當中，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日本所採取的軍事政策是守勢，而不是自動的撤退；在所有這些島嶼的戰鬥上，日軍沒有一處是不經過頑強的抵抗而自動撤退的。其次，這種守勢只是從其一般的趨向上，而不是說日軍在所有地區都將一律採取守勢了。不，特別是在中國大陸上，它是不放棄任何可能進攻的機會的。一年來中國戰場上的戰鬥證明了這一點。

正如同它以軍事上的守勢來對抗盟軍的攻勢一樣，在國際上，它企圖以民族欺騙政策來挽救它自身的孤立形勢，對抗中英美日益加強的團結合作。這一備轉向同樣是自本年初八十一屆議會當時就已開始了。其後，跟着軍事形勢的失利，孤立形勢的形成和同盟國家合作的加強，這一民族欺騙政策就變本加厲的實行起來了。爲了完成這一目的，一年間曾東條就出國過五次，其所訪問的對象從南京的汪逆精衛起到菲律賓的非奸勞勃爾止，可謂大小羶醜，無所不包；而其結晶則有緬甸，菲島和鮑斯的偽印政府等。在這當中他對於汪逆固然是竭盡了拉攏欺騙之能事，就是對於抗戰的中國，亦諂和招降，配合了不時的竄擾，加緊進行挑撥離間，無所不用其極。這是特別需要我們警惕的。

軍事守勢，政治攻勢——這還不是日本政策的全貌。東條知道得很清楚，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雖然到處失敗，但重大的戰事還在將來；不經過一次決戰，英美中間雖然打不了日本，日本自己也絕不會認輸的。因此它集中全力搜括淪陷地區的人力和物力，加強軍事生產，準備決戰到來。這一個主題從年初的八十一屆議會中的所謂「重點生產」，中間經過六月間的八十二屆臨時議會的「產業整備」和十一月間的八十三屆臨時議會的「國政營運」，一直到最近（廿四日）的八十四屆議會是一路貫徹着的。

日本的形勢日益嚴重起來了，但儘管嚴重，還非致命；目前日本雖然不能從希特勒那裡得到積極的援助，但希特勒存在一日，對於日本總是有好處的，因為在德國沒有被打垮以前，日本不致被打垮，希特勒的不死是東條能生的資本。

那麼，希特勒怎樣了呢？

希特勒的戰略危機是早在蘇軍保衛斯大林格勒當時就已表現得非常尖銳了。緊跟蘇軍在今年正月至三月中的輝煌的勝利大反攻，這一危機發展到不可終目的程度。蘇軍勝利地從伏爾加河跨到了頓河，希特勒怎麼辦呢？今年正二月間，曾有人揣測德軍或將自動撤退到聶伯河防線，這從所有的形勢看應該是他當時所能採取的上上策；但他不此之圖，反而在二月中從西線調來了三十

個師團，在哈爾科夫的附近發動了一次反攻。局部的效果是收到了，但其招致來的災難却因此而加倍的增大。

這災難首先是表現在利比亞和突尼西亞；在他不得不在東線集中強大兵力的條件之下，希特勒是不可能增援北非的。北非戰事的慘敗打垮了三個墨索里尼，打開了通往南歐的大門。

這樣到了五六月間，希特勒的雙重軍事危機，就一步一步的發展到頂點；但希特勒又顧不及此，七月初他又在蘇德戰場上發動了一個攻勢。這一攻不但沒有能夠挽救這兩大軍事危機，而是把這兩大危機進一步的加深了，他這一攻一方面把蘇軍帶到了聶伯河，另一方面却把英美盟軍帶進了意大利；從東南兩面侵入歐洲的大門是洞開了。

9

◎九月中，希特勒曾經發表過一次演詞，揚言：在作戰中撤退有時是必要的；有人以為他在東線或許會來一次撤退了。沒有，他的撤退是指意大利，在東線，他雖然作撤退的宣傳，但實際上他不僅沒有撤退，而且在十一月中在基輔突出地帶發動一次反攻。他滿以為這一來可以阻止那行將召開來審判他死刑的德黑蘭會議了；遲了，不中用，德黑蘭的死刑審判已經宣佈了。事至今日，問題已不在希特勒採取守勢或攻勢，而是他崩潰的時間遲或早了；他的守或攻從今天來看已經沒有意義，今天他的形勢是：攻既不行，守亦不得，言如其實的『啼笑皆非』。最近聽說德軍最

高參謀部對於冬季戰役的戰略意見非常紛歧；這是很自然的，這並不是因為軍軍高級將領喜歡闊意見，而是因為在今天的形勢之下，不管是去攻還是主守，沒有一個人是可以將希特勒提出一套整個的計劃來的。

軍事上，走頭無路；政治上，希特勒的光景也不見得好多少。配合着軍事上的敗勢，進行政治上的攻勢——這是希特勒一年來的法寶。遠在年初卡港會議當時，希希勒這一離開英美和蘇聯的政治攻勢，就非常強烈的在進行着了。三四月間，蘇波問題的發生，追其根本無不與希特勒的政治攻勢有關；五月中，共產國際的解散從根打壞了希特勒的這一政治陰謀。然而，由於同盟作戰的未能立即開展，希特勒的政治攻勢依然是相當無顧慮的發展下去。七八月間英美和蘇聯的關係比較緊張，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意大利崩潰而造成的混沌局面之所促成，另一方面也未嘗不與希特勒的挑撥離間有關。然而形勢比人還強，由於莫斯科會議順利的召開和結束，希特勒手中這一項強有力的政治武器終於被剝奪了。這是加速希特勒崩潰的重大條件之一。

假如說，不根本摧毀希特勒的軍事結構，勝利是不能想像的話，那麼，同樣可以說，不粉碎希特勒手中反蘇的政治武器，同盟國的勝利是同樣不能想像的。

其時，由於意大利的崩潰，希特勒的孤立形勢更加尖銳起來了。在這裡，希特勒和他的東方

國朋友相反，他的東方盟友所採取的政策是利用膚色的相同，以「黃種人的亞洲」為根據，進行民族高壓政策。而希特勒所採取的政策則是利用種族的不同，以「阿利安人的歐洲」為根據，進行民族高壓政策。在這裡，很顯然的，東條比希特勒更半點，不過假如東條的民族散播政策絕不能成功的話，那麼，希特勒的民族高壓政策只有把希特勒歐洲同盟引向分崩離析一途。意大利的崩潰是這一過程的開始，而不是它的終結。

軸心的解體是尤其次焉者也，還有更重要的是人民的抗爭。我們知道遠在蘇軍冬季大反攻以後，在歐洲淪陷國家人民的抗爭，已經湧起一道新的浪潮來了，但當時不管這自發的抗爭運動是怎樣的廣泛和深刻，由於同盟國家間對於歐洲問題看法的不一致，這一運動始終沒有得到一個統一的領導。莫斯科會議在大體上統一了同盟國家對於歐洲問題的看法，號召了全歐洲的人民起來團結，經過這一系列會議，歐洲人民的反抗運動已經統一起來了；英蘇對於南斯拉夫問題所提的一三條建議就是其中最鮮明的例子。

來提這在這一運動的危機之中，希特勒的救命法寶是他在年初就已發動了的所謂「歐洲總動員」。在德國內政方面如同他的軍事一樣，同樣是在經歷着危機；在這當中特別顯著的是勞力危機和原料危機。德國已過不了戰前時期在各種物資的準備戰爭狀態中，工業生產直至現在依然是他最強的「環」。

然他的軍事力量遠不能和德的工業力量成比例。現在我們姑不問他的「歐洲總動員」能有什麼效果，今天的問題不是希特勒歐洲的生產力量來對抗希特勒的生產力量，而是英美蘇聯合的工業力量來對抗希特勒歐洲的工業力量；據一般估計，在武器生產方面，單是英美兩國的生產量在一九四三年已經大過第三帝國的兩倍半了。在德黑蘭會議之前，這一個數目是抽象的，但在德黑蘭會議之後，這一個數目就有其決定的意義了，因為德黑蘭會議保證了英美將這龐大的生產力量在決定的時間用於決定的地方。希特勒「動員了歐洲」，莫斯科會「動員了世界」。

III

正如一九四三年的世界戰局在發展上有四個階段一樣，一九四三年的世界政治以四個重大的國際會議為它的中心；這四大會議是正月間的卡港會議，五月間的華府會議，八月間的魁北克會議，十月間的莫斯科會議；至於十一月至十二月的開羅會議和德黑蘭會議在本質上是莫斯科會議的一個發展，或者說莫斯科會議是開羅會議和德黑蘭會議的一個前奏，反正這三者是不能互相分開的。

從時間的距離上來說，卡港會議閉幕未四月而有華府會議，華府會議閉幕未三月而有魁城會議，魁城會議閉幕未二月而有莫斯科會議（莫斯科會議閉幕未一月而有開羅——德黑蘭會議），好像是三年之有四季，倒也分得均勻；事實上，這四次會議不過是四個歷史的停車站，它的發展是有着一定的邏輯的。這幾次会议召開的速度由四月，而五月，而三月，（而十月）；這幾次会议的參加者由一連三次的英美對談，而發展為一連三次的英蘇蘇英英美中和英美蘇的會議，正是反映了這條歷史的發展道路。

如所週知，正月間美總統羅斯福和英首相邱吉爾在卡薩布蘭卡召開的會議，是以兩大軍事事實為前提的：第一，是蘇軍自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在斯大林格勒開始的冬季大反攻；第二，是美軍去年十二月六日在北非的登陸和英美盟軍在北非海岸兩頭的軍事進展。在這兩大軍事事實中，無疑間的，蘇軍的冬季大反攻對於卡港會議尤其具有決定的影響。由於蘇軍的勝利反攻，人們認識了蘇軍不僅是一支守勢的力量，而且是一支強大的攻勢力量；德軍也能被打敗的，蘇軍是能够打勝仗的。因為這一新認識，英美領袖在卡港會議中一方面提出了盟軍「加速進攻」，敵人「無條件投降」的一般口號；另外一方面又規定了一九四三年內十個月的作戰計劃，在這裡，無疑間的，史尼西亞戰事部隊的崩潰是這一計劃中重要的任務。卡港會議未能讓中蘇兩國參加，雖然不

無遺憾，但卡港會議的基本精神却是異常值得欽佩的。

卡港會議一開幕，事件的就流到來了。一方面是德軍二月中在塞普雷場上發動了局部反攻，獲得了若干進展，另一方面則是英軍在利比亞的反攻遇到了比較堅強的抵抗。而比這兩者更爲重要的是希特勒在敗戰之餘發動了瘋狂的政治攻勢，同盟國家的營壘中少數人亦在叫囂；於是從這裡就產生了「連串不愉快的事件」；斯丹德雷失言事件和蒂波邊境問題都是在這一個時期發生的。由於這軍事和政治兩方面的原因，卡港會議的戰略雖未更改，但是英美有些人們不再談起加速度進攻，而主張持久作戰了。

突尼西亞戰事的結束展開了一幅光明的遠景。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突尼西亞戰爭的結束是一九四三年中整個世界戰爭的轉捩點：一方面是蘇軍完成了斯大林格勒——頓河——高加索的大反攻；一方面是英美盟軍完成了艾爾·阿拉敏——利比亞——突尼西亞的大反攻，這兩大互相輝映着的平行大勝利，在軍事上已經奠定了英美同盟作戰的基礎，英美蘇的同盟作戰是可能在一九四三年的下半年展開的。這是一個關鍵，英美蘇爲此召開了華府會議。華府會議的具體決定，我們不得而知，但從戰後的發展看，它並未能適應當前整個戰局發展的要求。這是一個關鍵，共產國際亦適於此時宣佈解散，共產國際的解散有它自身深遠重大的原因，不能等一時的戰局形勢的

改變來解釋；但共產國際的解散，適於此時宣佈，不能不說是部份地表現了全世界的進步力量爲了爭取同盟國家間進一步的團結、和同盟戰爭迅速展開，而適時地拋棄那不合時宜的組織形式的苦心。同盟國家應即有所反應，然而華府會議之後，英美和蘇聯之間並沒有進一步的加強團結的具體步驟。這樣，同盟作戰的一個大好機會，就輕輕的放過了。

沒有同盟作戰，人們却在揣摩着希特勒的下一步究竟是什麼；七月初，希特勒對蘇的夏季攻勢發動了，但英美和蘇聯之間在作戰上雖然不是沒有間接的照應，但基本上是各自爲戰的；而不是英美蘇聯合的協同戰爭。接着，墨索里尼的垮台，把這一趨勢更加尖銳化了。八月間英美的魁北克會議是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召開的。魁北克會議不能適應當前戰爭的要求是很顯然的；我們知道，魁北克會議是八月初就已經開始了的，那時候蘇軍的夏季大反攻才開始不久，還沒有誰能預料到聯軍的夏季大反攻會有怎樣大的進展，因爲有些人相信紅軍只有在冬天才能發動反攻的；而另一方面，墨索里尼下台不久，一部分人正醉心於『政治解決』的前途——在這樣的形勢之下，魁北克會議是不可能成爲展開同盟戰爭的一個階梯的。

魁北克會議雖然不可能成爲展開同盟戰爭的一個階段，但魁北克會議開得特別長，在那特別長的魁北克會議期間，天下大勢已經開始轉變了；蘇軍的反攻凌厲無前，他們慢慢的但是不可抵抗的變

潮水一樣把希特勒的匪徒推向邊境。到了九月中，這一形勢已經非常明顯，而另一方面，意大利在九月初的投降和盟軍在意大利的登陸，又證明了『政治解決』的幻想在今天是不可能的。『政治解決』不可能，蘇軍的反攻又逐漸的把德軍推向邊境；於是新的問題產生了，假如蘇聯把德軍趕出國境，呢？

這樣，一方面出於『政治解決』的不可能，另一方面出於蘇軍夏季攻勢的進展，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終於在十月間召開了。莫斯科會議充實了卡港會議，補足了華府會議，揚棄了魁北克會議，莫斯科會議劃分了時代。形勢比人還強，一路來是英美對蘇的，現在是英美蘇會談了；一路來是英美和蘇聯平行作戰的，現在是向着蘇聯英美協同作戰的大道邁進了；一路來同盟國家只有共同的作戰目標：民主，現在是對民主的新的內容，已有共同的明確的規定了。在這當中，莫斯科會議決定的英美中蘇的聯合宣言，對於我們中國特別具有意義，敵人對我挑撥離間的政治陰謀，在這裡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莫斯科會議辦好了十二月十二月間開聯會議和德黑蘭會議的道路；關於這兩大會議歷史意義，在這裡已經不容掩蓋了。莫斯科會議劃分了時代，德黑蘭會議決定了歷史。

這樣我們看到一九四三年的世界政局，好像是大河入海的口，終於從卡薩布蘭卡，經過華

盛頓和魁北克，流到了莫斯科——開羅——德黑蘭；德黑蘭城頭的巨星照耀着這一個世界。

二十四日美總統羅斯福發表廣播演說，總結過去一年的戰局發展道：

「在過去一年中，特別是過去數週中，歷史已在創造；其所創造者對於全人類之貢獻將遠逾吾人之所知或過去數代內之所敢於希冀者」。(二十四日，紐約路透社電)。

是的，一九四三，過去一年，特別是過去數週，歷史已在創造；其對於人類貢獻之大，定將遠逾吾人之所知；但它的內容却是確定了的：民主。一九四三年的歷史，它的發展雖然複雜，但是正因為它複雜而多歧，它所證明的真理也就更加具有光輝，那真理是什麼呢？法西斯一定死亡，民主一定勝利；儘管在它週圍築起了千百道圍牆，人民的力量是永遠不能克服的。

夜幕沉沉的下降，一九四三年只剩幾個鐘頭了；行將過去的是一九四三，即將到來的是一九四四；已經過去了的一九四三是勝利的民主，即將到來的一九四四將是民主的勝利。

一九四三、十二月、三十一日。

又是桂花盛開的時候

——近代英雄頌

聶伯河邊

俯仰之間，又是桂花盛開的時候。

大自然永遠是慷慨的，只要有適當的陽光和水土，不管天南地北，它總是讓那青蔥的桂花樹，迸發一簇簇芳香撲鼻的桂花；儘管天南地北都有桂花開，桂冠却首先應該戴在蘇軍的頭上。

蘇軍輝煌的夏季大反攻改變了這一個世界。

緊接於九月二十三日波爾塔瓦的克服，二十四日蘇軍又克服了烏納查，烏納查是哥美爾的前衛據點，烏城的克服打開了進攻哥美爾的大門。然而，德軍的堅強據點在斯摩稜斯克，在烏納查的克服，二十五月，德軍堅守了三十五個月的斯摩稜斯克，在蘇軍反攻的堅強打擊之下，



終于克馮了；這是蘇軍在夏季反攻中備決於哈爾科夫之役的，個個全副武裝的蘇軍大勝利；以摩
 梭斯克終於變成了希特勒的滑鐵鎚。由於斯摩梭斯克克馮，蘇軍不但最後地開到了那歷史上有
 名的到莫斯科的大門，而且把反攻的潮頭帶向自俄羅斯境內；假如希利揚斯克的克馮為斯摩梭斯
 克的德軍激出了表領的話，那麼斯摩梭斯的克馮無疑地是為莫斯科的德軍激出了警鐘；而在斯
 摩梭斯克和莫斯科間則有德軍一系列的意圖截斷；由北自南：威得比斯克，奧爾沙和摩皆萊夫
 ，目前的戰事正在這一線進行；三十日克馮利徹夫的克馮，顯示着反攻的劍頭已經射到了摩皆萊夫
 了。其時，在申精路，德軍於二十三日波爾塔瓦的克馮，二十九日蘇軍在堅強的攻擊戰門中，奪
 取了聶伯河東岸最大的渡口：克黑門楚格。

◎概括的說，目前蘇德兩軍正對峙在聶伯河的兩邊；很顯然的，蘇德兩軍之間的聶伯河，終不
 是楚漢之間的鴻溝；德軍誠然是企圖在聶伯河西岸駐脚，而且這幾天來德軍的抵抗的確也是加強
 了，不過，擺在蘇軍面前的問題倒不是能不能被過聶伯河的問題，而是在目前的情況下要
 不要渡過的問題；蘇軍最高指揮部經過必要的間隔，調整了後方機構以後，自七日起，又從彼得比
 斯克到塔曼半島沿途全線展開了猛烈的攻勢，在三處渡過了聶伯河；希特勒的聶伯河好夢開始消逝
 了。

羅馬城頭

一方面是蘇軍的反攻湧到魏伯河邊，一方面是光明射到了古羅馬的城頭。

九月二十八日在大團多登陸的英軍第八軍攻佔了福查，福查是南滿意大利和波數的大空軍根據地，福查克服的意義雖不如一般論者之所誇張，認為整個歐洲堡壘的消滅戰略階梯都已在盟機轟炸的半徑之內，但是對於整個意大利講，這個估計是適當的，我們不是還記得英首相在他最近一次的下院報告裡（九月三十一日）還說過，盟軍之所以不能在那不勒斯更北的地方登陸，是因為那些地方距離盟軍在西西里的空軍基地太遠嗎？由於福查的克服，再加上美國第五軍的壓力，那不勒斯德軍的陣地實際上已經很難再守了，這樣到了九月三十日，卡塞林終於退出那不勒斯。本月一日盟軍開入那不勒斯。那不勒斯一克服，美國第五軍登陸初期所遭遇到的危險算是終極的過去了，今後的問題不是卡塞林趕走克拉克，而是克拉克消滅卡塞林，進軍羅馬倒還是其次的問題。

現在我們姑且問進軍羅馬本身所遭遇的戰術問題，今天還在美英盟軍面前的問題倒是如何消滅希特勒在意大利的主力。而這一問題雖然是和半年以前盟軍在突尼西亞所遭遇的同樣的問題。

那時候還在盟軍目前的戰略問題是逐步進逼呢，還是包圍殲滅？盟軍採取了前者；穩是穩了，但是戰爭却因此而拖長了，而拖長戰爭却是希特勒在突尼西亞所追求的戰略目標。今天盟軍意在大利所遭遇到的戰略問題同樣是『逐步進逼還是包圍殲滅』，希特勒在意大利，最低限度在中南部意所追求的戰略目標，也正同樣是拖長戰爭；所不同者，突尼西亞有一個三不靠的崩角，在逐步被逼下的軸心部隊，最後無路可走，而意大利却没有崩角，它有的是北部意大利的坡河，最後他們可以躲到坡河以北，憑河而守，這是對於德軍有利，而對於採取逐步進逼的戰略的盟軍不利的。

英美盟軍究竟採取那條路線呢？四日英軍在福查以北的特歷里的登陸，好像是指示着盟軍已經放棄了突尼西亞的路線，不過規模不大，氣魄不夠；跳躍是跳躍了，跳得不遠，躍得不快。事實上，今天盟軍在意大利的作戰，是有充份作大規模跳躍作戰的成功的保證的。第一個保證是蘇軍在東線的反攻，牽制了德軍的主力，希特勒不能集中太大的部隊到意大利來；第二個保證是盟軍掌握了無可動搖的制空權和制海權，這就造成了盟軍大規模跳躍作戰的基礎；第三個保證是盟軍已經獲得了大規模跳躍作戰的戰略形勢，在這當局中特別重要的是自由法國部隊的佔領科西嘉島（四日法軍佔領巴的西）和南國人民解放軍的控制達爾馬提亞的全部海岸，特別是斯巴勒特要

滿，這就形成了盟軍從東西兩面壓擊意大利，截斷卡塞林部隊的跳板。自然這當中（特別是和南國人民解放軍的合作）包含着重要的政治問題，不過，戰爭原是政治的延長，政治問題不解決，那一處的戰爭可以勝利地進行的呢？

意大利還會遠嗎？

其實，意大利戰局不過是歐洲戰局的一個縮影，爲了迅速打垮希特勒，避免戰爭延長的危險，主要關鍵端在英美和蘇聯的戰略和政略能否取協同，整個戰局的發展指明了這一點，在存的意大利戰線如此，未來的西歐第三戰場更是如此。

「意大利和蘇聯的局勢已超越盟方所擬定並經過魁北克會議所正式通過的程序……美國觀察家相信：歐洲決定性的戰略進攻的成功大部須依賴於蘇軍能在東線作最大的努力，使英美大軍在西方鞏固其初登陸時所佔領的陣地……」（十月二日華盛頓路透電）

這本是自來即甚明瞭的形勢；目前的蘇軍夏季大反攻更有其他特點在，那就是蘇軍的反攻快要接近蘇德邊境了，問題呈顯了和過去不同的姿態，關於這一點，英前陸軍倍立度最近（五日）發表的演詞透露了一些消息，他說：

「蘇聯如欲單獨行動，它底軍事力量將有餘裕使其刻正自德軍手中解放之國家，自作安排……此次戰爭中最真實之事實乃蘇聯以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之姿態出現。」（五月行政路達電）

而這一個認識，在英美同盟國家方面是一直到今年七月間德軍在蘇德戰場上發動夏季攻勢的時候還沒有出現的；那時候，人們始終都認為蘇德戰爭是一個勢均力敵的消耗戰，而這一個消耗戰始終是會在蘇聯境內進行的。現在由於蘇軍輝煌的夏季反攻，一切都改變了，現在的問題是：假如蘇聯的反攻湧到國境的邊緣呢，那時候英美和蘇聯之間的關係將是怎樣？推測比新國境線更遠的地方，歐洲又是怎樣一種形勢？這許多問題過去是不真實的，而現在，一轉瞬間，頓然變成真實的問題了。

由於這一新形勢的逐漸出現，英美蘇的三國會談，也就跟着一天天地具體化起來了。

首先是在英美方面：美駐土大使斯丹哈德和駐蘇大使斯丹荷雷於上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聯翩地返抵華盛頓；斯丹哈德的返國述職，無疑間地是和盟軍在巴爾幹的行動計劃，而斯丹荷雷的返德則和行將召開英美蘇三國外長會議有直接關係；接着，華府方面就於二十五日任命新選了紐斯為副國務卿；這一舉的用意，一如電訊之所傳，顯在於便利國務卿將應之出席三國外長會議；同日英國方面內閣局部改組，出席第一次英美蘇三國會談（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一日）。

的英方代表畢維勃魯克爵士出任掌璽大臣——整備局勢顯然是向好的方面發展，慢慢地，慢慢地——但是無可懷疑地，蘇聯方面則於斯摩陵斯克克服之翌日，九月二十六日，宣佈英美蘇法四國的軍事——政治委員會（英美士般人所稱之地中海委員會）的成立，軍事政治委員會的目的範圍和職權，是有限制的，但是在英美蘇加強團結的路程上，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計程碑，因為在這裡英美和蘇聯第一次在處理歐洲戰後問題上有了初步的合作。

十月一日美政府正式發表哈立德為美國駐蘇大使，代替前曾經發生過失言事件的前任大使斯丹德雷，這樣，舞台一轉，又是柳暗花明，三國外長會議的機運終於成熟了。

自然，三國外長會議還不是三國會談，而三國會談即是開了，能否認真的解決問題也還要看當時的情況來決定；不過，儘管如此，回首當先，也足以使人感嘆了。

回首兩年之前的十月，那時候在莫斯科也正舉行着英美蘇三國會談。不過，那時候，斯摩陵斯克市告陷落，莫斯科在危急之中，而三國會談所討論的題目還是英美蘇傳援助蘇聯；當日之談何，而江山已不可復識，今天的三國外長會議，也是開在——在什麼樣的境况之下？斯摩陵斯克克復了，莫斯科穩如泰山，紅旗飄揚在克里姆林宮頂上，而人們將討論的問題已不復是如何以英美的物資援助蘇聯，而是英美和蘇聯在對等的地位如何從東西兩面夾擊希特勒，以及打垮了希特勒

之後，如何來共同處理戰後歐洲的問題了。

兩年，僅僅的兩年！猛看好像不可思議的兩年，然而細想却又是何怨分明，「種瓜得瓜，種豈得豈」的兩年；一方面是形式比人還強，然而另一方面却又正是人製造了形勢；誰能說蘇聯紅軍在兩年當中所流的血是自費的？兩年之間，這個世界好像是憑空地翻了一個身。事實上，這一個翻身是萬萬人的汗，千萬人的淚，百萬人的血造成的。

光榮啊，不朽的英雄戰士！桂冠將永遠戴在你們的頭上！大自然是慷慨的，土地是不朽的；你們是不朽的，一切古往今來衛祖國，爭民主的戰士是不朽的。

有人問：三國外長會議可能的前途如何？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三國會議這不是三國會議本身，而三國會議即是閉了，它能不能認真的解決問題，也還要看當時的具體環境來決定；從而，好轉的趨向雖然十分鮮明，過早的樂觀還不是時候。

這其中的道理是很清楚的，三國會議的主要議題是開闢西歐第二戰線；假是對於這一個最現實的問題，英美和蘇聯事前不能得到一個大體上的諒解，不用說三國會議召開後的結果成問題，就是三國會議能否及時召開也還是疑問。

那麼第二戰線的展望如何呢？有人說當希特勒的大軍在蘇聯境內採取攻勢，它本身的三岔之

二被牽制在東線的時候，欲在西歐開闢一個足以牽制他五十至六十個師團的戰場尚不可得，一旦德軍被逐出蘇聯國境以外，希特勒在東線採取守勢，而集中三分之二的兵力到西歐，那時候，在軍事上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不是更加困難嗎？

此話言之有理，可是問題不在軍事；在政治上，一旦德軍被逐出蘇聯國境以後，過去兩年來單是蘇聯要求英美開闢西歐第二戰場的一面倒的形勢是改變過來了，這就造出了在打垮希特勒的問題上，蘇聯和英美處於完全對等的地位；而這一對等地位的形成，共對於開闢西歐第二戰場的催生作用，遠勝於希特勒百萬大軍西移所造成的阻撓作用，今天的問題倒不在於這一形勢的即將到來，而是在於這一形勢還沒有來到。

什麼時候到來呢？

蘇聯是絕不願意這形勢到來之後再有第二戰場的，因為那將是用力多而收效少；不過，假如盡了一切的人為努力之後，而還不可避免的話，那也只有讓形勢本身來說話了。

五日倫敦路透社有一個電報說「倫敦方面近以歡愉情緒，注意蘇方報紙對第二戰場要求之漸見沉寂」（事實上並未完全沉寂，本月三日莫斯科新聞還有一篇論文，要求開闢第二戰場）；假如蘇聯方面真是沉默的話，那是因為沉默的聲音比說話的聲音更大。莫斯科在沉默着，莫斯科在

嗜喊。

根據這樣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英美蘇三國外長會議與英美蘇三國會談中間還有一段道路的可能，一切還要看（主要地）東線的發展而定；不過正如同英商大詩人雪萊之所說：假如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十月，八日）

再一次站上歷史的壇址

——莫斯科會議前夜

東方與西方

每一天，每一刻，從每一個戰場，同盟國家勝利的消息，有如連珠，紛至沓來；然而，決定的轉變却繫於莫斯科三國會談的結果，不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地中海裡，還是太平洋上。十九日起，三國外長會議在莫斯科開幕，大概直到閉幕為止，英美蘇官方都不會有什麼公文發表；莫斯科好像是在沉默着，但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在屏息傾聽着來自那裡的聲音。

在我們進一步分析莫斯科會議之前，讓我們從這世界的其他地方說起，先說東方。

一般的說，自從六月底盟軍在西南太平洋發動攻勢以來，東方戰局是沿着一條直線在發展的，而就盟軍進展的程度來看，盟軍的勝利反攻也還沒有超過戰前作戰的階段；六月底盟軍在韓

多瓦島登陸，八月五日前領新荷治頭島的蒙達機場，九月十八日克復新幾內亞的雷區，九月二十四日佔領芬斯其哈芬，十月九日佔領科隆班加拉和維拉拉維拉；所有這些都是盟軍在西南太平洋反攻途程上輝煌的紀念碑，其意義自然是非常重大的。不過，從整個太平洋戰爭的範圍來看，這些紀念碑是建立在一條很短的路上；打開地圖，一看所羅門羣島和新幾內亞島在汪洋的西南太平洋洋面上所佔的地位，即可知道。其時，在這當中，盟軍海軍活動的範圍比陸軍大，空軍活動的範圍又比海軍大；盟國空軍在北方轟炸過魏廷島，在中央轟炸過馬爾克斯島，在南方轟炸過婆羅洲。空軍活動的半徑固然大，然而有一些人的想像活動的半徑比空軍更大，從而從這些比美國最新式的長程轟炸機跑得更快更速的想像裡，就得出了一些完全不正確而且極度有害的結論，這些結論，不容說，在我們這裏也沒有它的地位的。

東方戰局變化的又一關鍵來自西方；由於七月底墨索里尼的垮台，反法西斯戰爭的整個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因為這一轉變和蘇軍的勝利反攻，才有了八月間的魁北克會議。英美在魁北克會議決定加強太平洋戰線，由此而產生了東南亞洲盟軍聯合指揮部。英政府對遠東採取了更加積極的政策，日本不但在西南要面對美澳的反攻，而且要在東南遭受英印的反攻了；圍繞着日本的包圍圈，過去曾經是消極的，現在是快要全面的活躍起來了。

之後，七月和意大利無條件投降，意國海軍的艦全部爲英美所掌握；加以地中海的通行無阻，日本不但遭逢了軸心缺腿的政治危機，而且還不得不面對整個海軍力量對比改變的軍事危機。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日本在軍事上採取了守勢，政治上採取了攻勢，而在經濟上則加強了以加緊掠奪和榨取爲基礎的增加生產，準備決戰的政策。所謂軍事守勢不是說它不再冒險進攻，特別是對於我們；所謂政治攻勢也不僅是對泰國緬甸菲律賓和印度，我們自己也包括在內；它的軍事守勢是機動的，它的政治攻勢是全面的，澈底的。最近它的宣佈成立軍需省（十一月一日），內閣局部改組（十月八日）召開臨時會議（十月二十五日），發動滇西攻勢和策動印奸鮑斯組織『印度臨時政府』，無一不以貫澈這三大政策爲目標。跟着軍事形勢的日益不可挽救，日寇將集中更大的力量於它的政治攻勢是必然的；同盟國家目前在東方所遭遇的困難，與其說是軍事的，毋寧說是政治的。問題的這一側面，由於東南亞洲新攻勢的具體化，將日趨明顯。

爲了反擊日寇的這一政治陰謀，我們的盟邦發動了反攻：六日，美總統咨文國會，建議提早菲律賓的獨立時期，是這一政略反攻的開始。我們知道：同盟國家的作戰目標，早就在一九四一年的大西洋憲章裡所規定得清清楚楚了，今天成爲問題的，只是它應用範圍的問題；美總統這賢明的一舉，開始把大西洋憲章的光芒扭轉到太平洋來。我們感覺不足的是：這一政略的反攻還不

够全面，更不够澈底，日寇的政治攻勢，不但包含了菲律賓，緬甸和泰國，而且還包括着印度和中國，它不但給被征服者以自由獨立的誘餌，而且還在用盡一切的機會來分化和誘惑正在和他作戰的對手（同盟國家裡只要任何一塊陰暗的地方，法爾斯的細菌就會繁殖起來。爲了粉碎日寇的這一無恥的陰謀，同盟國家的政略反攻，就不但需要是澈底的，而且是全面的，一個自由的國家不能一半死自由人，一半是奴隸；一個自由的世界同樣不能一半是自由了，而另外一半還深深地沉淪在不自由狀態的底下，同盟國家更不能讓一個法西斯的孤島飄浮在民主的海洋之中。

我們說：同盟國家在東方所遭遇到的困難與其說是軍事的，毋寧說在基本上是政治的；這不是說，在這裏軍事和政治已經分家，沒有關係了，不是的，恰巧相反，政治和軍事永遠是互爲因果的，政治性的困難需要用政治手段來解決，然而解決問題的基本問題，依舊在軍事，軍事上不能迅速的勝利，政治上的危機只有跟着加深。因此我們以愉快的心情，注視着東南亞盟軍總指揮部的成立，以及這一方面的攻勢佈置逐步展開。

七日，東南亞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抵新德里，隨即召開了以佈置東南亞前線攻勢爲目的的新德里會議，參加者除英軍巴圖和史迪威二將軍外，有從遠東戰場到訪的美陸軍部部長萊德威爾和參謀長麥子文，會議結果如何，在軍事秘密中，我們自然不能得知。在這場偉大的

是，正如同有些人看到盟軍轟炸馬爾克斯高就願意看到太平洋戰事三個月內結束，其結果覺得想像飛機還快的一樣；現在，是臨到軍艦了，想像當然是更快了，一會兒『迂迴緬甸』，一會兒『直下新加坡』，馳勝得不亦樂乎。實際上，當前的問題是常規問題；當前的問題主要的是解放緬甸，打通滇緬路。爲了完成這一工作，根據上一次英印聯軍從緬之役的經驗教訓，單是陸軍作戰不夠的，必須有海軍登陸的配合；在這一點上，以印度爲基地的東南亞洲大陸的反攻，就有着和以澳洲爲基地的西南太平洋反攻相同之點。任何從澳洲出發的反攻不能透過所羅門和新幾內亞，不管採用的是怎樣高明的戰略；印度也有它的所羅門和新幾內亞，印度的所羅門和新幾內亞是安達曼和尼科巴羣島，不管東南亞洲新反攻的第一戰路目標，是緬甸還是新加坡，盟軍必須首先，最低限度同時收復這一反攻的前哨陣地；自然這樣說，不是意味着反攻緬甸的佈署可以慢慢來，不是的，恰巧相反，我們希望的，却正是盟軍在可能的限度之內，以最大的力量和最快的速度，來從事這一戰役。我們相信，緬甸的解放和滇緬路的重開，是太平洋全面反攻中核心的一環，只有美國的孤立派才會懷疑滇緬路重開的意義，只有完全抹殺現實的人，才會主張『迂迴緬甸』。

「想像可以比軍艦和飛機更快，但戰爭的邏輯比人們的想像更兇；我衷心地希望盟軍在可能

的匯聚之內，集中更大的力量，用最快的速度，來從事太平洋的對日戰爭，但是我們不能忽視：在希特勒還沒有打垮以前，東方戰局是不能發生決定的變化的；英首相邱吉爾不是三番五次的在說明，只有等到歐洲戰事有了決定的變化之後，才能集中力量到太平洋來，和萬惡不悛的日寇算賬嗎？因此，我們除掉爭取英美在可能的範圍之內集中更多的力量，用更快的速度從事對日作戰而外，就有理由希望歐洲的戰事迅速結束。以今例昔，這是極其自然的：正如同過去東方戰局上重大的變化，是來自西方的一樣，今後太平洋戰局的發展，主要地依然要看歐洲戰局的發展。

西歐與東歐

意大利的盟軍在進展着；第五軍已經渡過了福爾都諾河，第八軍正在側擊卡塞林的左翼，敵馬快要在望了；羅馬雖然快要有望，這一期間英美盟軍重大的勝利不在軍事，而在政治；在政治上盟軍一連獲得了兩大成功，第一成功是英荷協定的成立（十二日），第二大成功是意大利的對德宣戰（十三日）。

由於英荷協定的成立，英美盟軍得以借用荷屬亞細亞島上的軍事據點，英美盟軍橫渡大西洋。

的統緒因此而更加安全，同盟國家的反潛艇戰爭因此而獲得了更進一步的保障，希特勒曾經把他的希望放在空中，那希望幻滅了，把他的希望放在地上，那希望快要消逝了，狡兔三窟，最後一窟，把希望放在海底，現在那海底的希望也已田鼠搖而消逝了。英葡成立協定，當時曾有人估計希特勒將採取最後報復手段；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一八〇六年拿破崙進兵西班牙，那是因為他還沒有碰到莫斯科的慘敗（一八一二），假如拿破崙的莫斯科慘敗在前，他是不会出此下策的；拿破崙不會做的事情，希特勒是不敢做的。

英葡協定的意義，主要地不在軍事上，而在政治上，英葡協定的成立，表示了歐洲那些表面上維持中立而實際上不敢開罪於希特勒的國家，已經開始了傾向於同盟國家的轉變，其影響所及，是不容忽視的。

英葡協定不過表示歐洲中立國家的開始轉變而已；意大利的對德宣戰，簡直是一舉由過去的盟友變而為今日的敵人。意大利這一翻身是不能和上一次歐洲大戰中意大利投機取巧的轉變可比，因為這是意大利人民的一個偉大勝利。在嚴格的軍事意義上，由於這一轉變，同盟國家的收獲雖然不大（巴多格利奧可資調遣的意軍不過八個師團）；但由此而獲得的政治上的成功却是巨大的；第一、這一宣戰喚起意大利人民更廣泛地展開反德鬥爭；第二、在英美蘇三國共同承

國大科爲交戰國的行動，顯示了同盟國家步調的一致；第三、這一戰線指示了軸心國家的瓦解過程的一個新階段。

希特勒在政治上被動絕望，在軍事上趨於日削，然而：一方面，希特勒雖然動搖，還沒有倒下；另一方面，英美盟軍在歐洲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成功，雖然大有助於蘇軍反攻的展開，然而在基本上，所有這些成功是以蘇軍的勝利大反攻爲前提的。

如所週知，蘇軍的勝利大反攻，在上月底本月初經過了一度必要的隱蔽的鞏固和高度的調整，本月七日又以一個新攻勢的姿態展開了：蘇軍的任務是艱巨的，前面是奔流的普爾河，普爾河邊和河の後而林立着德軍所必守的堡壘的森林，近代的防禦工事在基本上就是一個自由生長的地面，它有如一片海洋，從而在這繩斷落的戰術上的突破是不可能的；在這防禦地帶的海洋裡，小的據點有幾千，中等據點有幾百，大的據點有幾十，而主要的戰略樞紐，在第一線的，北中路有哥美爾，中路有基輔，而在中南路則有薩波羅什，更南則有米利托波爾（和克里米亞）。

然而就是在這樣艱難的形勢之下，蘇軍新攻勢發動的第一天（七日），在佛爾霍夫前線，他們克復了基利希，在喀利寧前線，他們克復了納維爾，在庫爾斯克，他們克復了穆曼；而在普爾河一線，則在基輔南北的三個地點突破了普爾河。

在戰場上，蘇軍新政勢的開始，着重在聶伯河一線的南北兩端。其目的在使蘇不能回聶伯河一線集中；接着，空前的激烈戰鬥，就在聶伯河的兩岸展開了，特別是在圍繞着哥美爾，基輔，薩波羅什和米利托波爾的幾個地區。七日蘇軍在基輔方面的突破，使德軍包圍與防禦發生了戰術的危機，十四日薩波羅什的克復，則動搖了基輔以南聶伯河德軍全部的陣地。在這裡，對於德軍，基輔和米利托波爾有着頭等的戰略意義；基輔屏障着整個聶伯河委的德軍陣地，而米利托波爾則捍衛着整個克里米亞，基輔一失，全部聶伯河委的德軍就失去了屏障，他們有立即退還從前被包抄的危險，米利托波爾一丟，整個克里米亞的德軍即有成爲瓮中之鱉的可能，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德軍在可能的範圍內，將增兵死守這兩大據點是可想而知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爲什麼蘇軍在這幾天裡的進展比較緩慢的緣故？『他們出的力氣大，他們得到的果實也將格外豐饒』（歌德）

目前激烈的巷戰，正在米利托波爾進行，米利托波爾已將形成了聶伯河上的斯大林格勒，不過假如伏爾加河上斯大林格勒的一戰，把德軍從伏爾加河趕到了頓河；那麼，聶伯河上，米利托波爾的一戰，就不知要把他們趕到什麼地方去了。

由於蘇軍的勝利反攻，過去那種反法西斯戰爭的原動力驟然來自東線，但只有蘇聯和同盟國

家人民要求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的一面，形勢已經慢慢的過去了；這主要的雖然是由於客觀形勢的發展使然，但也是由於人們主觀覺醒的結果，雖然這覺醒的程度今天還無法衡量。人造形勢，形勢逼人，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終於召開了。

莫斯科會議

在兩年前的十月，莫斯科會一度屹立在世界的中心，那時放眼天涯，到處瀾天風雨；而今，它在盲目噴嚏之下，又一度的站上這歷史的坩堝了，但情況是怎樣的不同：縱目盱衡全局，春城何處無花？

正如同八月間英美的魁北克會議在基本上是一個政治性的會議一樣，這一次英美蘇在莫斯科召開的三國外長會議在基本上是軍事的；這不是說，因為它的性質在基本上是軍事的，所以一切的政治問題不談了，不，恰巧相反，要談，不過是在一個原則之下談，在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原則之下談。在過去的一個禮拜裏，因為懼怕這一個會議所可能產生的後果，東西軸心國家會大事宣佈三國外長會議的日程主要的將為歐洲戰後的政治問題，他們不斷強調英美和蘇聯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甚而至於連同盟國家中的頑固份子和孤立派也跟着乘機起鬪，紛紛發表議論，

不容說這些謠言，這些議論是不值一駁，從而，在我們這裡是沒有它的地位的。如果問，英美和蘇聯之間有沒有政治上某種程度的距離乃至矛盾呢？無容諱言，矛盾是有的，距離更是有的；怎麼辦呢？遙遠的沒有現實意義的放在一邊，眼前的爲了勝利非解決不可的着手解決；能不能解決呢？在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原則之下是可以解決的，而且遲早必然解決的。今天國際形勢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客觀的軍事形勢逼迫人們不得不放下一些可以放下的政治問題，而把那不能放下的在軍事第一和勝利第一的原則之下，加以合理的解決。

三國外長會議在基本上是一個軍事會議，這在今天已經不復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項既成的事實了；三國外長會議十九日開始，二十一日路透社就報告道：「三國會議今天開了第三次會，主要的是討論軍事問題」，這一個報告就說明了這一件事實。

既然是軍事問題，問題好像是簡單了，有如二十日倫敦泰晤士報之所說：「會議的都要目的……在必須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加速聯合國家主要敵人的垮台，使勝利及時而完整；」事實不然。

首先在軍事上的所謂「一切可能的方法」就有多種，最顯著的在理論上就有以空軍爲主呢，海軍爲主呢，還是陸軍爲主的基本的軍事的思想問題，而這些理論問題的背後實際上都是藏着着

基本的策略概念的。

海軍爲主，擊敗希特勒的想法是早在一九四〇年春天跟希特勒和張伯倫的下午，就被埋葬了；今天在同盟國家中恐怕再沒有任何一個人認爲以海軍爲主，對領歐洲就可打垮希特勒的了。今天海軍方面的問題是一個針對希特勒的潛艇戰爭，英美盟邦有沒有這樣足夠的海軍力量足以阻遏希特勒的潛艇威脅，以及有沒有充足的運輸船艦來維持登陸部隊的給養，彈藥和裝備的補充；這丟由於德軍潛艇的猖獗和英美艦隻的不足，人們是常拿這些問題來作爲不能開闢第二戰場的藉口，現在這已經不成爲問題了，因爲一方面英美盟邦的海軍力量（包含商船）已經有了空前的增加（「上次歐戰時，英國海軍在戰鬥艦的一級比德國超過百分之五十，而現在在軍艦的所有各級都比納粹德國超過了五倍至十倍之多」（十一月，莫斯科，真理報），「論希特勒的海軍戰略的破產」）。另一方面德國潛艇的威脅已經被盟國的海軍和空軍克服了。

對於潛艇威脅的克服是不能絕對的，特別是在最近（十月初以來）德軍潛艇在大西洋又形猖獗的時候，更容易證實這一點，不過，這不是英美同盟國家遲延開闢西歐第二戰場的理山，相反正是因爲要徹底克服敵人的潛艇威脅，英美盟邦有從速開闢西歐第二戰場的必要（「現在用英國本部現有的部隊在法國登陸，其在法國給養所需要的運輸船隻比他們原來在英國本部陸軍時所需

要的大不了很多；因此我們必需從爲開闢第一戰場而擊敗潛艇的軍事政策轉變到爲擊敗潛艇而開闢第二戰場的軍事政策」（一九四三，二月，二十日民族週刊，米徹爾「潛艇與第二戰場」）。

不過，在沒有談到以陸軍爲主的第二戰場的問題以前，我們還必需清算一種軍事思想，空軍決定一切的軍事思想。從歷史的觀點看，我們可以說在張伯倫時代，英美軍事思想的主流是海軍決定一切；而今天英美軍事思想界中則存在着力量頗爲不小的另一個傾向，他對這一千人以爲空軍是能決定一切的，他們這一派的主要代表者有塞維爾斯基等，這一千人在純粹的理論領域上並沒有起多大作用，但是在現實政治上，這種空軍決定論的影響是絕對不能忽視的。一般的說，軍事思想的潮流從海軍決定論演變到空軍決定論，是一個進步；海軍決定論的底下掩藏着一種守勢的基本傾向（例如這一次戰爭開始時頗爲知名的英國軍事理論家哈特就充分的表現了這一傾向），而空軍決定論者的基本傾向無論如何是攻勢的；從守到攻這是一例進步。不過，假如進攻勢永遠限制在空中，那攻勢依然是空的，產生不出任何決定結果來的。不僅如此，假如把這一理論運用到今天，其可能產生的悲劇結果是不能想像的。同盟國家方面有沒有這種人這樣主張呢？有，有，有，到處是，多得很。

隨手拈來，就是一例，例如本月十八日美國參議員賴尼就在美國國會裡發表過如下的議論：

他說：

「英美空軍如能每月轟炸德國十次，德國必在明年二月一日以前崩潰」（十八日華盛頓路透社電）。

頓尼先生算得這樣準，好像他快要看見的一樣；事實怎樣呢？伊里奧特少校說得好：

「空軍攻勢只能牽制敵人的戰鬥機，高射砲以及空襲防護團；空軍攻勢依然讓敵方的陸上部隊自由地活躍在地上……」（八月十三日，紐約前鋒論壇報，伊里奧特，「今年必須開闢第二戰場」）。

事實上，海軍既不能進攻陸上的敵人，空軍也起不了決定的作用；越洋作戰，海軍運輸和空軍配合，尤其是戰術上的空軍配合都是必要的。但決定的戰鬥依然是需要陸軍來擔當，這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兩個巨大戰場上的軍事教訓都證明這一點，那就是蘇德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在這兩大戰場上，海陸空都是配合作戰的；值得注意的是，不僅是在蘇德戰場上，決定的戰鬥是由陸軍來擔當，就是在看來好像是應以海軍爲主的太平洋戰場上，決定的戰鬥同樣是由陸軍來擔當的。蘇德戰場上的每一戰役都是由坦克戰鬥開始而以大規模的步兵戰鬥告終證實了這一觀點。而在日軍攻陷太平洋的作戰期間，它的空軍總是在盡着掩護陸軍登陸的任務，而海軍則演着運輸陸軍登陸

的脚色，則又從側面證實了這一點。最近美軍在西南太平洋的反攻大都以空中戰鬥開始而最後則不得不幾乎是一律地發展為從戰壕裏趕出日軍的「拔釘」戰鬥（史汀生用語），再度的證實了這一點。不了解這一點，西南太平洋反攻的遲緩性是不能解釋的，現狀如不能解釋，對於未來的展望也就無從確實而合理。

首先在軍事思想上確定了海陸空三軍互相配合，有主有從的關係以後，我們才能進一步的談到以陸軍爲主的第二戰場的現實問題；而在沒有談到西歐第二戰場的問題以前，我們還要一談亞洲戰場和歐洲戰場的關係問題。

有人說蘇聯既然要求英美在歐洲閉關對德的第二戰場，那麼英美就得要求蘇聯在亞洲閉關對日的第二戰場，以貿易貸，你不開，我不開。

這樣一來，英美不開關歐洲第一戰場的理由，講來就振振有詞了；同盟國家某些有力者有時也不免爲這樣的思想所浸潤；但是，事實怎樣呢？我們還是請伊里奧特少校來答覆：

「公議員惠勒之流以爲蘇聯應該冒險歐洲戰爭被打敗的危險，把一部份兵力調到亞洲，儘管亞洲方面他們未必有成功的把握；這種戰略思想，恰恰和提議美國已經和它的同盟國家籌劃了如何擊敗德國，應該掉轉頭來對付日本，使德國有休養生息的機會，如出一轍，很顯然的，要使蘇聯

能幫助我們對付日本，我們首先就要加緊使德國受到更嚴重的失敗，這樣來使蘇聯自由起來。」六月四日，紐約，前鋒論壇報，伊里奧特：「美國不應該借用西伯利亞基地。」。戰爭的真實邏輯是：爲了加強同盟國家全體對於日本的打擊力量，只有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配合蘇聯，迅速的擊敗希特勒；而這一家孤立份子的腦袋就昏糊到一種程度，認爲蘇聯在遠東不開闢第二戰場，英美就不應該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這樣的想法在今年五月間華府會議當時，頗爲流行一時，現在早已不復爲人注意了；但因爲最近美國的五位參議員視察歸來，又將舊話重提，而且在我們中國也得到一些反響，所以我們不惜筆墨，把它提一提。

確定了歐洲戰場和亞洲戰場的真實關係，現在我們可以來看歐洲第二戰場的問題了。

首先是地點的問題：意大利不是第二戰場，這不僅是因爲英美盟軍在那裡笨重的德軍兵力太少，遠趕不上五十師最低限度的標準，而且是因爲這一個戰場本身的形勢對於歐洲堡壘的內線工事不能起決定的作用；那麼，那裡是到柏林最短（軍事上，不是純何學上）的主攻道路呢？有人說東南歐，——巴爾幹（十九日史末資將軍演說）；有人說西歐，——荷比法；英美一向傾向巴爾幹，蘇聯從來主張法比荷，何去何從，想來這是三國外長會議所要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一。從西歐正而登陸進攻的好處，盡人皆知；直接，迅速，有決定性；而且從登陸部隊的給養所需的運輸量來

說，供給在巴爾幹作戰一師所需要的噸位可以供給在法國作戰的二十六個師（參看一九四二，三月二十三日倫敦新聞紀事報）。在這裡，唯一值得考慮的地方是正面的敵前登陸，盟軍所遭遇的抵抗要比較頑強，從而盟軍也免不了得準備作較大的犧牲，然而由這較大的犧牲所換來的戰爭時間的縮短，以及無數更大的不必要的犧牲的避免，其相差是不能以道里計的。

第二戰場的地區或問題，第二戰場開闢的時間更有問題，想來這是三國外長會議所要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二，西歐的第二戰場必須等到明年嗎？無窮無盡的換德軍虛可以提出來作為「一九四四論」者辯護，不過更加重要的問題是：

「目前進攻西歐五十個師團危險呢？還是等到明年（一九四四年）可能對抗二百五十個師團危險呢？」（十月二十日，紐約，下午報）。

從大體上看，這是一個自癩都能判斷的問題；不過，假如我們冷靜的考慮一下，問題還有，問題在於英美明年不一定要對抗二百五十個師團，而這主要的要看蘇軍反攻的發展；也正是因為這一個緣故，事情還有推移的可能。

實際的客觀事實雖然並不排斥事情還有某種限度推移的可能，我們依然懷抱着比對以前任何一次會議更大的信心，希望三國外長會議能順利的解決一切問題，迅速地召開三會會議，迅速地

從東西南面展開夾擊希特勒的決定攻勢。

從東方，從西方，從亞洲和澳洲，從美洲和歐洲，從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從高山，平原，深谷，叢林，榛莽……從所有一切有人居住的地方，何止千百萬雙眼睛在注視着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這是一個世界翻身的轉捩點；我們沒有別的感受，只是由衷的希望：

團結！

作戰！

救世界！

一個世界，一個戰爭，一個勝利。

（十月二十二日）

向着寬闊光明的地方

——莫斯科會議劃分時代

這是力量的泉源

過去凡稍稍留心過蘇聯經濟建設的人，都知道聶伯河在行將轉灣流入黑海的地方有一個水電站，那水電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水電站是力流的泉源。

那是承平時期的事情。自從德國法西斯進攻蘇聯，戰爭發展到烏克蘭，紅軍爲了澈底實行焦土政策，自動地破壞了那水電站以後，人們再也聽不到關於那睥睨全世界的巨大工程的故事了。

然而，力量不滅，聶伯河又一度躍上了歷史的舞台，水電站是破壞了，但目前它依然是這一個世界最大的力量的泉源。好像是西方古代神話中的巨人一樣，紅軍在聶伯河的輝煌戰鬥，把這一個沉重的世界拉向前走。

全世界人民注視着莫斯科的三國會談，衷心地希望它的成功；而莫斯科三國會談成功的秘訣最後却不得不求之於紅軍輝煌的大反攻，特別是聶伯河曲英雄的戰鬥。

自從十月七日蘇軍的新攻勢發動以來我們就指出：蘇軍的攻勢是當於高度的運動性的；在最初的一擊中，它的重點是放在聶伯河一線的兩端，其目的在分散德軍兵力，轉移德軍目標，使其不能向聶伯河一線集中。繼而，攻勢的箭頭就慢慢的向聶伯河中下游的兩大戰略樞紐轉移；向基輔和米利托波爾轉移；關於這兩大戰略樞紐的軍事意義，我們已經約略地分析過了。及至最近兩週，蘇軍攻勢的主要方面很顯然的又有了轉移，從基輔向米利托波爾。蘇軍兵力在這一線上的配佈，大概是分成四個方面軍，最南自米利托波爾迤克里米亞為第四方面軍，自第聶伯彼得羅夫斯克迄米里托波爾為第三方面軍，自克累門楚格迄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為第二方面軍，基輔至克累門楚格則為第一方面軍。在過去的兩週中，蘇軍攻勢的錘擊力大抵上是第四方面軍大于第三方面軍，而第三方面軍則又大于第一方面軍。假如我們以克利佛伊羅格為聶伯河曲的中心的話，那麼，我們可以看出，它的南面壓力顯然是大于來自北面的壓力。從戰略原則上看，這是十分自然的，因為第四方面軍深遠的突破，不僅可以從南去迂迴聶伯河曲的法西斯，而且可以從北切斷克羅米亞半島和大陸的懸崖，使島上法西斯成為孤立之敵。在蘇軍這樣一種的作戰計劃之下，過去

兩週中聶伯河曲的戰鬥就像是一付碩大無朋的磨盤一樣，進攻的紅軍是磨盤，而防禦的德軍則是這一付磨盤的麵粉。這一幅磨盤的形象使我們回憶起這去曾經屹立在那兒的水電站。

這是個僅次於斯大林格勒之役的偉大的包圍機械的戰路。截至現在為止，四方面軍已經在堅強的會戰之下攻克了米利托沙河（二十三日）進而至於克復了西瓦海峽岸邊的吉尼徹斯克（三十日），勃累科普以北的徹普林斯克（一日），卡爾基尼特海峽岸邊的斯卡多夫斯克和近聶伯河口口的卡霍夫卡（二日）；而三方面軍則於第二方面軍的協助之下，攻克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和卡門斯卡雅（二十五日）；而第二方面軍本身則早於這以前，在克累門楚格西南強渡聶伯河，深入了茲那門卡一帶。由於第四方面軍強有力的深遠的突破，克里米羅平島上的法西斯已經成了釜底遊魂，他們向那裡去呢？塞巴斯托波爾復讐的日子到了！由於二三四方面軍的突破，以克利佛伊羅格為中心的聶伯河曲的法西斯，快要走頭無路了，三支阿波羅的金箭向克利佛伊羅格；一支由卡霍夫卡向北，一支由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和薩波羅什向西，一支由茲那門卡向南，想一想看，那是一幅多麼雄壯的圖幅：那偉大的燃燒着復仇的怒火的紅軍，不就正如我們古代神話中所謂『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的『東君』？德國法西斯向那裡逃？

斯大林格勒的陰影，正威脅着聶伯河曲的法西斯。

它劃分了時代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聶伯河曲的光芒首先是射到了莫斯科城頭，莫斯科的三國外長會議（十月十九日至三十日），終於在舉世矚目之下結束了。歡呼的聲音從世界的這一頭湧到那一頭，又從世界的那一頭湧到這一頭；莫斯科在歡呼，倫敦在歡呼，華盛頓在歡呼，重慶在歡呼；垂頭喪氣的是那些地方呢？還沒有埋葬好中野正剛的屍骸的東京（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敞八十三屆議會開會，中野二十六日夜自殺，只能聽到戈培爾淒涼的哀號的柏林。單是從這一幅圖畫看去，莫斯科會議劃時代的意義不是已經很清楚了嗎？

莫斯科英美蘇三國會議是劃時代的。

從兩個意義上說，它是劃時代的。

第一、這是英美蘇共聚一堂，檢討戰局，而且得到一致結論的一個會議。

這句話怎麼說呢？英美蘇三國不早就同盟國家，而且英蘇之間訂有軍事同盟，美蘇之間簽有互助協定的嗎？那麼，三個同盟國家共聚一堂，檢討戰局，得到一個共同結論，又有什麼劃時代的意義之可言？

我們知道，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蘇德戰爭爆發，英首相邱吉爾立即發表了那著名的援蘇演詞，確定了英國對蘇合作的基本政策。根據這基本政策而有同年七月間的英蘇不對德單獨媾和的協定；無疑問，在當時的情勢下，那協定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不過，那協定的意義也不能估計過高，因為它的基本內容是消極的。

而且，不僅如此，由於蘇德戰爭的爆發，由於英蘇協定的簽訂，英美之間的關係改變了，英美對蘇的關係改變了。在這一巨大的力量對比之下，於是或有了同年八月的英美大西洋會談，產生了那膾炙人口的大西洋憲章。大西洋憲章對於英美的戰爭目的有了第一次原則性的規定，其意義自非凡比；但不可忽視：那只是一種原則性的規定，而且大西洋憲章的產生是由英美兩國來決定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整個反法西斯戰爭中力量的對比又發生了一次巨大的變化；在這一巨大的變化之下，而有同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的英美華府會談，產生了二十六國宣言，宣言簽字國約定對敵作戰到底。二十六國宣言判明了法西斯和反法西斯的兩大壁壘，使全世界法西斯戰爭匯流為一，其意義自然非常重大；但不可忽視，那宣言的內容依然是比較一般，而且二十六國宣言是由英美華府會議產生的。

一九四二年夏，法西斯的進攻無論是在歐洲或是亞洲，地中海還是太平洋，都達到了空前危險的程度；在這當中特別是因為蘇軍在高加索和埃及邊境上的進攻，英帝國的心臟隱隱然有遭受兩面夾攻的危險，於是在這共同的巨大當前的形勢之下，英國和蘇聯締結了軍事同盟和最後二十年互助協定，這一軍事同盟比之於約莫一年前的不單再締結協定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了，但不可忽視；這一同盟是在那樣的二種現實形勢之下締結的。和這英蘇同盟訂結，同年七月，美蘇之間又成立了互助協定。同盟和協定歸同盟和協定，英美在討論和決定着他們的戰略時候，蘇聯是沒有被邀請的。同年六月，英美曾三次會談，一方商決定了各天在北非登陸，另一方面則決定了援華和援蘇；在這裡，和中國同樣，蘇聯完全處在被動的被援助的地位。

一九四二年冬，一方面由於蘇軍在斯大林格勒的勝利大反攻，另一方面由於盟軍在北非的順利進展，同盟國家的形勢是空前的奇蹟了。正是由於形勢的變遷，一個共同的戰略要求才更加迫切，但是直至莫斯科會議召開以前，只是在英美之間不斷舉行重大會議，討論和決定戰略（一九四三年正月卡港會議五月華府會議八月魁城會議），而在這當中每一次會議都包含了一些不十分健全的趨向。

這樣我們看，自從蘇德戰爭爆發以來，蘇聯和英美之間雖然各自締結了互助協定和軍事同盟。

盟之類的莊嚴約章，但是，六大會議都局限在英美之間。蘇聯的『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指責這一切勢的嚴重性，曾有過如下的偉大其辭的話，它說：

「例如，有時有這樣的意見，說『創造世界安全制度，只要充實的共同努力就夠了，說是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英美）孤立的同盟』，就是以把世界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裡……爲了個別強國要掌握世界的命運，全世界人民，特別是歐洲人民會付出過重大的犧牲。事實上，要過各國的命運掌握在兩個同盟的手裡，在原則上和一個國家獨霸世界的企圖有什麼分別呢？」（十月二十四日，莫斯科，『戰爭與工人階級』社論）。

明瞭了蘇德戰爭爆發以來世界政局發展的真相，我們就可以知道英美和蘇聯三國共聚一堂，檢討戰局並且得到了一致結論的時代的意義了。

在這裡有人會問，英美蘇三國會談並不自今日始，從字面說，早在兩年以前的九月——十月，英美蘇之間，就有過一次結果圓滿的三國會談了，今天的三國會談怎麼能說是劃時代的呢？這一問把問題向前推進了一步。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國會談，由於當時的德軍壓境，莫斯科形勢危急，當時的三國會談在本質上是一個英美援助蘇聯，特別是用物資來援助蘇聯的會議，從而它在結論裡不能得出指導世界戰爭的方案，更談不上創立戰後和平了。而這一次，由於整個戰爭形勢的改

變，特別是蘇軍彈糧的券種大反攻，蘇聯已經不再是立于求援者地位，蘇聯和英美已經建立起完全對等的關係，從而這一次三國會議的內容，已經不復是英美片面的援助蘇聯，而是蘇聯和英美站在完全對等的地位來討論縮短戰爭，建立和平的問題了。正是在這一點上，這一次三國會議有了劃時代的意義。

那麼這一次三國會議決定了些什麼呢？

從文件上說，三國會議閉幕發表了五大文獻：公報一件，關於意大利的宣言一件，關於奧地利的宣言一件，英美蘇三國領袖懲辦戰爭罪犯的聯合宣言一件，英美中蘇關於戰後普遍安全宣言一件，這五大文獻都各具有豐富的內容，華盛頓權威人士認為這些協定是「我們這一代的大憲章」是毫不為過的。

從內容上說，三國會議所決定的，在大體上可以分成兩個部份，第一部份是關於縮短戰爭的軍事之部，第二部份是關於建立和平的政治之部。在當前的現實意義上，自然是軍事重於政治，雖然關於這決定重要的軍事之部，我們所能知道的僅僅乎是會議「檢討了明確的軍事行動，關於這一點已作了決定而且正從事準備……」，那就是對於縮短戰爭的中心問題，第二戰場已經有了粗白的討論和明確的決定。在未來的發展影響上，則又是政治重於軍事，我們可以說，經過

一次三國會談的具體確定，英美在兩年前就已宣佈了的大西洋憲章才具備了真實的內容。這兩大部份的決定，軍事的和政治的在基本上是不可分離的；因為只有英美蘇在戰爭中取得協同的勝利，他們才能在將來取得民主的和平；政治問題的討論離開了軍事行動的協同是沒有意義的；而在政治問題的討論中，離開眼前的現實，空談原則同樣是沒有意義的。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關於戰後和平的問題，三國會談的關於意大利和奧地利的宣言，其意義遠大於大西洋憲章的一般原則，因為前者的決定是具體的，它不是正在實現中（如意大利宣言），就是馬上可能實現的（如奧地利宣言和三強懲辦戰爭禍首宣言）。最後還有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由於蘇聯要極參加了當前的國際政治的現實生活，所有一切國際性的戰時和戰後的協定和約章，也就有了和以前不同的意義，因此關於普遍安全的四強宣言，也就有了和前比所有關於這一方面約章不同的意義。

這樣看來，這一次的三國會談劃分了時代不是十分清楚的嗎？試與魁北克會議一比：魁北克會議表現了一種什麼樣的趨勢？魁北克會議雖然有了重要的決定，却表現了「英美核心」「孤立的趨勢；莫斯科會議呢？以英美蘇為首的民主合作的趨勢；從二到三，劃分了時代。其次，對北克會議對於當前最決定的問題，即第二戰場有沒有明確的決定呢？沒有，但三國會談有了它，

從沒有第二戰場到將有第二戰場，從誰對有，劃分了時代。魁北克會議對於戰後民主和平的問題有沒有實際的確定呢？沒有（請看關於西里盟軍政府 > 200 的民主性的討論）；但三國會議有了它，這首先是表現在關於意大利問題的一些澈底的民主決定上，從似是而非的抽象的民主前途到真憑實據的具體的民主前途，從假到真，劃分了時代。

莫斯科會議充實了魁北克會議，發展了魁北克會議，揭舉了魁北克會議，它劃分了時代。

沒有人能阻止

莫斯科會議劃分了時代。言戰爭，它開闢了今天縮短戰爭的途徑；言和平，它奠定了明天民主世界的基礎；英美和蘇聯傲慢的但不可抗拒的走上一條共同的道路了，這報導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還在一九四〇年八月，當法蘭西在歐洲大陸崩潰，英國陷於完全孤立狀態，從而不得不和美國或多或少地打成一片的時候，英首相邱吉爾曾經說過：

「無疑間的，這一個過程意味深；爲了互相的和共同的利益，英帝國和美國在某一些他們的事務上不得不打成一片。對於這一過程，我個人瞻望將來，心中並無不快。我即使要阻止這個過

程，我也不能；沒有一個人能阻止它，它好像是密士西必河，只有不斷的向前奔流，那麼，讓它奔流，讓它挾着涵湧的潮頭，無情地，沛然莫之能禦地、摧毀一切而又哺育一切地奔流、奔流、奔流到更寬闊的原野，奔流到更美好的日子。」（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英首相演詞）

今天一個同樣性質，但具備着更深刻的意義的過程，又在我們眼前展開了；同樣像那偉大的密士西必河，它只有向前奔流；即使有人要阻止它，他也不能；沒有人能阻止它；因為形勢比人還強。

沒有人能阻止它，因為形勢比人還強，沒有人能阻止它，因為這一個世界上已經有了一羣新的人，他們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們創造了形勢，他們是歷史的火車頭，他們用雷霆萬鈞的力量把這一個世界拉向前走：人民的力量永遠不能克復，法西斯必需死亡，這一個世界的前途，是屬於人民大眾的。

沒有人能阻止這歷史的必然過程；那麼，讓我們懷抱着堅強的不可動搖的信念，像加偉大的亞伯河一樣，『挾着滾湧的潮頭，無情地，沛然莫之能禦地，摧毀一切而又哺育一切地』向前奔流，奔流，衝破法西斯黑暗的關門，流向寬闊光明的民主的原野吧！

中世紀黑暗的關門已經開始破裂了，那更寬闊的原野和更美好的日子還能遠嗎？

（十一月五日）

新時代的起點

——莫斯科會議以後

一片新生景象

莫斯科會議硬是劃分了時代。

好像是茫茫積雪才開始消融，而風信子的嫩芽已經從雪堆裡鑽出來的一樣；緊接着莫斯科會議的閉幕，到處呈現了一片新生的景象。

在這當中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英土會談及其順利的結束（五一—七日）。

單是從表面上看英土會談是沒有什麼值得特別注意的。我們知道在約莫十個月以前，緊接着卡港會議的閉幕，英土間曾有過一次會談。然而這兩次英土會談：在基本上是截然不同的。這不僅是因為戰爭形勢今昔有所不同，而更重要的是，因為那一次的英土會談是英美卡港會議的繼續

，而這一天的英土會談却是英美蘇莫斯科會議的延長。正如卡港會議之不同於莫斯科會議一樣，這一次的英土會談也不同於那一次的英土會談，那一次的英土會談，只是表明了英美對於巴爾幹問題的一致；而這一次的英土會談，却是表明了英美和蘇聯對於索稱棘手的東南歐問題在戰時取得了原則上的諒解。

英美和蘇聯對於東南歐問題的一致，在未來的戰局發展上具有頗重要的意義。這不是說，英美和蘇聯同意了在東南歐開闢第二戰場，而是說關於在西南歐開闢第二戰場，英美和蘇聯已經一致；只有在這一個前提下，英美蘇才能在對土參戰的問題上取得了共同的諒解。

英外相艾登三日離開莫斯科，五日抵達開羅。五日起英外相與土外長梅尼門省會開始會談，七日宣告結束。會談的結果我們雖不得而知，但從德駐土大使巴本不得不匆匆忙忙趕回柏林（十二日），以及德軍在勒羅斯島不斷增援頑抗着，這一轉變對於德國不能是有利的。

這是莫斯科會議第一個成果。

其次，假如英土會談是表明了英美和蘇聯對於東南歐問題已經取得了一致的話；那麼，蘇捷協定不久即將簽守的急轉直下，則表示了英美和蘇聯對於中歐問題已經成立了共同的諒解。我們知道，在不到兩個月前，當魁北克會議甚為塵土的時候，英蘇之間對於捷克問題曾經被生過一次波

折，爲此，英蘇關係一時頗爲世人所關心；但莫斯科會議終於將這些障礙捨除了。據報，蘇捷協定不久將在莫斯科簽字，而新在倫敦成立的（九日）奧地利委員會又有參加此一協定之說；果如是，則英美蘇對於中歐問題的諒解又將有進一步的發展。

這是莫斯科會議的第二個成果。

第三，關於那一向爲大家所注意的東歐波蘭問題和東北歐的芬蘭問題，一時雖未見有任何具體發展，但我們相信：假如波芬政府還固執着他們過去那種錯誤的政策，清算他們的惡不是語言，而是行動。其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改組（十日）。我們知道關於自由法國內部的糾紛，自從去年十一月五日英美盟軍在北非登陸以來，到今天已經有了整整一年以上的時間了。苦痛的歷史我們不去重述，因爲那是過去了；不過，無論如何，戴高樂將軍和吉羅德將軍間的職權不明，始終是進行作戰的一大障礙。現在，由於莫斯科會議的順利結束，法國民衆解放委員會終於完成了改組，劃分了戴吉二氏之間的職權，戴氏管政，吉氏管軍，而軍事大權又受制於法國民衆解放委員會的最高政治機構。解放委員會的改組雖然不是完全由於莫斯科會議而促成，但這一改組得以實現於今日，最低限度證明了當蘇聯積極地參加了歐洲政治生活的時候，英美之間原來認爲一向不易解決的問題變得更加容易解決了。

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改組傾向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上，意大利的情況也是在醞釀着轉變。十日莫斯科威爾將軍的宣佈管制意大利委員會的成立，雖然還看不出明確的轉變，但意大利的地下火是絕不容許事情停留在目前的現狀上的。

這一些，我們應該認為莫斯科會議的第三個成果。

莫斯科會議劃分了時代，但並未創造了時代；它是一個新時代的起點，但還不是新時代本身，而新時代本身是需要人們來爭取的。任何一條道路旁邊有荊棘，到新時代的道路，自然不能例外。在這裡特別值得我們遺憾的是，新生中的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對於黎巴嫩民族獨立運動，未能採取一種開明的民主政策，我們由衷的希望民族解放委員會對於這一事件能有迅速而合理的善後處置。從世界範圍來說，將來的民主世界不能一半是主人，一半是奴隸，阿拉伯民族必須獨立自主；從法國自身來說，一個民族是不能自由的，當它還在壓迫另外一個民族，黎巴嫩必須獨立自主。當我們談起阿拉伯的民族運動的時候，我們就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前一次歐戰時，那繼承了偉大的拜倫的傳統的勞蘭斯，這一次的戰爭在基本上不同於上一次的戰爭，它是進步的，難道在法國大革命的子孫裡就找不到一個勞蘭斯，革命的勞蘭斯來嗎？

永不退色的光榮

三國會戰劃分了時代，但發動三國會戰的力量還是在前進着，它將創造出更光輝的未來。

前些時，蘇軍反攻的重心集中在聶伯河曲的下游（四日蘇軍克復聶伯河口的楚留平斯克）；在過去兩個星期裡，蘇軍反攻的重心顯然地又移到聶伯河曲的上方來了。這種攻擊重心的轉移，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戰爭的實際發展使然，另一方面也是蘇軍作戰計劃中固有的一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敵人疲於奔命，不知所措，而自己却把運動戰的性能發揮到最高度。類似這樣的攻擊重心的不斷轉移，是蘇軍夏季反攻最大的特色之一，但其戰果之輝煌，從未有如這一次聶伯河曲的爭奪戰的。

本月初蘇軍在聶伯河下游的攻勢正在日益趨近高潮的時候，聶伯河曲第一方面軍已經在基輔一帶展開了堅強的攻勢（三日至六日）；作戰三日，十一月六日蘇軍克復了基輔，正當蘇聯的十月革命二十六週年紀念日的前夜。

由於蘇聯的克復，蘇軍在中南路的集中攻勢加速度的展開了：七日，法斯托夫；九日，波羅第揚卡；十日，伊凡科夫和格雷本基；十一日，拉多哲希爾，布魯希洛夫和科爾遜等；十三日，對

柏密爾十四日馬林；十六日多麥基……目前這一方面的戰事正在向什托密爾以北的科羅斯才和以前的貝吉徹夫展開。從什托密爾向西看不遠，就是普利培特沼地了。

和基輔方面的集中攻勢，同時，蘇軍又在克里米亞半島南邊登陸，一在刻赤的東北，一在刻赤以南，刻赤的爭奪戰正以日益增加的激烈性在展開着。塞巴斯多波爾復仇的日子已經看得見了。

這樣我們看到，蘇俄河曲的爭奪戰，就又從前一個時期的中路突擊的形勢恢復到兩路散開的形勢了。在這樣形勢之下，人們很自然的就會把注意力集中到戰事激烈的地方，或者甚至於有人以那一天那一個城的克復而打賭，但是我們得指出，這種方法是危險的，因為蘇德前線長達二千哩，蘇聯的攻勢戰是一種高度的運動戰，它的主攻方向是變換不居的。最低限度，在目前值得我們注意的，除掉基輔前線和刻赤前線而外，還有納維爾前線和哥美爾前線，在這兩方面，集中的攻勢戰是隨時都有展開的可能的。

烏克蘭的平原已經蒙上障蔽的白雲，但紅軍在夏季開始的攻勢還沒有停止的象徵，這是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世界上從沒有一個軍隊進行過這樣持久的攻勢的。我們記得，由於一九四〇和一九四二兩年冬季蘇聯的攻勢，蘇軍在冬季發動的緣故，人們會創造出一種理論，說冬天是紅

軍的，紅軍在冬天前進；夏天是德軍的，德軍在夏天前進，一進一退，好像是戰爭要無限制的延長——不，拉鋸下去似的。但今天紅軍不獨在夏天能進攻，能勝利，而且他們的勝利進攻變成不問天時了。去年此日，蘇軍在斯大林格勒發動了冬季戰役，改變整個戰爭的面目；今天，又一個冬天又到來了，對於蘇軍，這是進攻比較更有利的時機，他們正在『報仇心急馬加鞭』；對於同盟國家，這正是加緊組織，發動西歐第二戰場的大好時光。

莫斯科會議決定了開闢第二戰場，當前的問題在『實行』，勝利是不能由議決案產生的。正如我們從昨日的蘇軍勝利反攻中看出莫斯科會議的召開的根源一樣，我們從今日的蘇軍勝利反攻中看出莫斯科會議的議決案所執行的推動力量。現在還不是冬天裡的春天，不過我們已經能夠從這一個冬天裡看到春天在閃爍了。

這是較短的道路

莫斯科會議鼓舞了這一個世界，打擊了另一個世界。希特勒的目瞪口呆，我們不去描畫，我們所要提一下的是東條的骷髏跳舞。

和莫斯科會議同時（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日本召開了第八十三屆臨時議會；臨時議會總

明了是不能得到什麼振奮人心的結果的。爲了振奮人心，挽救危局，東條又在東京召開了所謂「大東亞國際會議」，不容說，在日本軍今天這樣的敗勢之下，東條是不能玩出什麼新花樣來的。爲了遂行政治欺騙，他不能不在軍幕上攪一點資本。這是一。

其次，從太平洋戰爭本身的發展看，日本亦必須有一些新的決策。我們知道自從今年六月底盟軍在西南太平洋發動攻勢以來，盟軍日有進展，由瓜達康納爾而新喬治亞，而維拉拉維拉，配合着盟軍在新幾內亞方面的進展，盟軍終於在本月一日在布肯維爾島登了陸。布島是到日寇拉布爾根據點的最後一站路，日軍怎樣應付呢？不增援，行將見拉布爾非其所有；增援，則又有犧牲血本的危險。怎麼辦呢？爲了挽救危局，日寇不能不有新決定。這是二。

至於這兩大原則——政治的和軍事的，日寇改變了過去的戰略，出動海陸空軍，在布島週圍海面，和盟國海空軍展開了規模巨大的海空大戰。

根據截至現在爲止的材料，我們還無法判斷這一連串海空戰的真相。據日寇方面的報導，激烈的大戰有四次，一次在十一月二日，一次在十一月八日，一次在十一月十一日，一次在十一月十三日；而在這當中，它尤其誇耀的是十一月八日的大戰。據云美主力艦被擊沉者有四艘，這自然絕不可靠；不過，從八月華盛頓召開非常軍事會議看，那幾天布島海面發生過激烈的大海空戰。

是事實。目前，戰鬥還在進行當中，結果一時還無從分曉。

在這裡值得我們研究的，倒不是日本的飛機能不能炸沉美國的主力艦，因為那裡邊包含着極其複雜的技術問題；也不是每一次戰鬥中雙方的損失究竟是多少，因為那究竟是屬於戰術範圍的；今天使得我們注意的是深閉固拒的日本海軍終於不得不出來了。這一件事實本身就是對於盟軍有利的一項重大發展，而在每一次的接戰中，盟軍的損失可能在絕對數目上，比日本有時要大一些；但不能不注意，在今天日美海空軍的生產能力對比之下，美國可以担得起四隻主力艦的損失，但日本却担不起一隻主力艦的喪失。

要知道這一點——即深閉固拒的日本海軍終於不得不出來了這一點的重要性，我們得回溯一下六月底以來盟軍在西南太平洋所遭遇到的困難。盟軍的主要困難在那裡呢？日海軍主力深藏不出，它只留少數陸軍在各據點，讓他們賭地頑抗。正是因為這一個緣故，麥克阿瑟將軍不得不執行一種『拔釘戰爭』，其緩慢是可想而知的。雖然緩慢沒有辦法：日本的陸軍躲在地下，日本的空軍應戰而已，日本的海軍藏在港中。這樣的形勢一天不改變，盟軍除掉『拔釘』而外，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尤其是在打不到他的海軍主力的時候。現在，它終於出來了！好，戰鬥！盟軍的損失可能有些時是比較嚴重的，但這正是到東京較短的道路。

(十二月二十九日)

蘇

聯

議

法

(號七證審免)

上等自七紙精印
每冊國幣十元整

新華日報圖書

行 印

已經不是三月

——德黑蘭會議前夜

基輔不是哈爾科夫

打開地圖。聶伯河好像一個寫得不太工整的英文 S 字，英雄的戰鬥正在這 S 字的西邊進行。姑以 S 字形代表聶伯河，基輔城矗立在 S 字上方向左突出的尖端，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則深陷在 S 字下方向右窪進的角上。

十一月六日蘇軍於堅強的會戰後攻克了基輔，繼續向西，十三日克復了什托密爾。我們憑着這 S 字形閉目一想，就可以知道蘇軍在什托密爾所形成的箭頭，正是蘇軍在聶伯河全線上一個突出的地帶。

正因為什托密爾的箭頭是蘇軍在聶伯河全線最突出的一個地帶，單從戰略形勢上看，蘇軍已

有在這一方面而能夠得陣地，而將攻擊重心向西北兩方面轉移的必要；而另一方面，這也就造成了德軍向這一突出地帶反攻的必要和可能，它有反攻的必要，因為這一突出地帶的發展，對於深陷在河西德軍的威脅太大了；它有反攻的可能：因為一、在戰略形勢上，這一地帶太突出了，因為一、在兵力的運用上，蘇軍的進攻重心已經轉移到北面，它在這一方面所遇到的抵抗比較小。

這樣，自蘇軍攻克什托密爾之翌日（十一月十四日）起，在蘇德戰場上就展開了蘇軍的進攻和德軍的反攻，或者說蘇軍的反攻和德軍的反反攻的爭奪戰，蘇軍反攻的重心在白俄羅斯——哥美爾，德軍反攻的重心在烏克蘭——基輔。

德軍這一掙扎性的反攻的戰略目標在那裡呢？

第一是經由什托密爾奪回基輔，這樣一來，希特勒不但可以挽救它自從蘇軍發動夏季攻勢以來所遭受的百里潰退（事實上是幾百哩的潰退），用重軍的一次反撲，挽回一些面子；而且，更重要的是：

二、他希望由這一擊而奪取蘇德戰場上的攻勢主動權，不是蘇軍哥爾察攻勢領導全局，而是德軍的基輔反攻領導全局。這樣一來，他勢不能完全奪回戰爭的主動權，最低限度，也希望由此一擊而把蘇軍的冬季反攻停頓下來。

三、希特勒發動這一掙扎性的反攻，其目的還不僅限於戰略方面，他的這一反攻還具有更深遠的政治目的。希特勒比任何人知道得更清楚，蘇軍順利的反攻對於整個國際形勢所起的是個什麼樣作用。

在這裡，德軍這一次的反攻就使得我們聯想起今年三月間德軍在哈爾科夫的反攻。從表面上看，緊跟着德軍的重佔哈爾科夫，蘇軍的冬季戰役就宣告結束了；而德軍重佔哈城，如所週知，在國際上的確者發生了不小的效果，由於德軍在哈爾科夫所獲得的局部和暫時的勝利，卡港會議以來支配了國際的堅定空氣無形之中消逝了。或許有人以為今天的形勢，已經大大的不同於三月當時，因此希特勒企圖用這一個法寶來扭轉形勢是妄想。事實不盡然，例如前幾天（二十一日），美陸次柏德遜就發表過如下的談話，他說：

「德軍佔領勒羅斯小島，本身並無軍事上的重要性，但對於預言德國實力損退過快的人有相當意義」（二十一日華盛頓路透電。）

我們想一想，假如德軍重行佔領一個渺不足道的萊爾小島——勒羅斯已經足以在某一些有力人士的心上起着如此巨大的影響。

假如德軍的掙扎真的是局部地暫時地獲得一些成功，其對於國際上的作用將是如何的深刻。

然而妄視自妄想？估計自估計，事實是無情的：一九四三年的十一月已經不是一九四三年的三月，今天的基輔，更不是當時的哈爾科夫。

請看戰事的發展：

十四日德軍對什托密爾發動反攻，在狹隘的地帶集中了最多的武器，拚命掙扎；作戰四日，由於形勢的不利，蘇軍於十九日自動退出什托密爾。從戰報上說，這自然不能不算德軍的一個小小的成功，雖然這一成功是由慘重的犧牲換來的。但是，下文呢？基輔城教堂上的黃金尖頂，依然閃耀在溫和的冬日陽光裡，德軍的攻勢被蘇軍阻止了。

因此德軍也沒有做出多少聲譽。紐約時報評論得好：「陰曆中的多季，對於斯維爾河曲德軍的威脅，遠過對蘇軍的威脅。蘇軍在某處受阻時，就是對另一路作堅強有效的打擊，其能力之驚人，已屢試屢驗。德軍對於什托密爾的軍情佔領，沒有表示歡欣，很可注意。實際上，柏林對於這事叫囂，還不如對勒羅斯島的小勝來得響亮。」（十二月十一日紐約路透電）

是的，蘇軍在某處受阻時就是對另一路作堅強有效的打擊，請看盾牌的另一面。

遠在德軍發動反攻以前，蘇軍的進攻中心，已經轉移到基輔突出地帶以北的哥美爾區了。十八日雷契查的克復，形成了自南面對哥美爾的威脅。同時哥美爾以北蘇軍的進攻，且有進展，終

於在二十六日克復了哥美爾以北的普羅波伊斯克，切斷了哥美爾和摩吉萊夫之間的聯繫，迫使德軍不得不自哥美爾棄甲曳兵而走。二十六日，蘇軍克復哥美爾。

幸這樣我們看到，爭奪的結果，不是德軍削平了蘇軍的基輔突出地帶，而是德軍的哥美爾突出地帶——那「白俄羅斯的稜堡」被蘇軍削平了。由於哥美爾的克復，白俄羅斯的解放過程進展到一個新階段。

目前，激烈的戰事還在那8字的全線進行着，德軍的抵抗的確也是加強了；不過，截至現在，德軍發動反攻已經有了半月以上時間的現在為止，我們問：今天，在蘇德戰場上是誰領導誰呢？在廣大的國際分野上是誰的軍事成功起着主導作用呢？

今天是一九四三年的十二月，不再是三月了，基輔不是哈爾科夫，消逝了的好夢是撈不回來的。

重大事件在醞釀中

希特勒的掙扎是失敗了，不僅是在軍事上，而且是在政治上。

在軍事上，他在蘇德戰場上的失敗已如上述；現在我們要說的是他在另一方面的失敗。

莫斯科會議結束，接着就產生了英土會談；關於這一會談對於行將展開的歐洲決戰的意義，我們已經分析過。

這已經是一項公開了的秘密了：英土會談的順利結束，指示着希特勒在東南歐行將遭逢的危機是日益接近了。因此，他在四面八方拚命想辦法來阻止這一危機，他在軍事所採取的步驟，就是加速佔領前意屬的德略尼斯羣島及其週圍的其他島嶼，想這樣來隔離土耳其，使土耳其不致參加盟方作戰。他得到什麼效果呢？有一些效果，在表面上，他佔領了多德略尼斯羣島中的勃羅斯小島和這羣島以北的薩摩斯小島。

不容否認，這些微小的戰術上的成功，對於盟方某些人不是沒有作用的。不過，當前的問題是土耳其的態度，希特勒的這一些小勝嚇得住土耳其嗎？

沒有。

土外長梅尼門肯格魯十七日在土國會報告英土會談經過，十九日土國代表及坦報主持人雅爾辛就為文聲明：土耳其準備隨時履行盟約，絕無規避英土同盟條約義務的意向，這是對於希特勒的一個瑣瑣。土耳其有沒有因為希特勒的小勝而嚇退呢？沒有，二十一日土耳其「葉尼門伯」報說：

「德國雖努力利用多德喀尼斯島的形勢，但決不能影響土耳其的政策。我們應該記得在德俄戰爭前，德軍實力沒有受到損害，侵入巴爾幹，臨到我國邊疆的時候土耳其也沒有退縮，我們今天決不致因德軍佔領少數島嶼而感不安。」（二十一日土京路透電）

直至目前為止，正如同在蘇德戰場上一樣，在重大犧牲的代價之下，德軍是還能夠取得若干戰術上的進展的，但這種迴光返照性的小勝只能增加盟軍在決戰中的一些困難，但它是決不能遏延這決戰的到來，更無從改變英美蘇在莫斯科會議所已決定的既成戰略。

正如同他在軍事上失敗了的一樣，在政治上希特勒同樣失敗了。緊接着莫斯科會議閉幕，希特勒又加強了他的和平的攻勢。這一類試探和平的諛言的內容和來源不一，有的來自盟國內部，說德國國防軍準備投降了；有的則是直接的來自德國，例如最近駐土大使巴本的訪問梵諦岡，據說就和德國求和的試探有關。這種和平攻勢能有效果嗎？絕對不會（二十九日美國務卿赫爾斥諛談話）；只要英美蘇的團結沒有裂痕，我們敢說，不但今天希特勒的政治攻勢不會產生任何類似的政治陰謀，即使是將來也絕不會產生任何效果。

自從莫斯科會議閉幕以來，盟國輿論方面對於東歐和中歐問題雖然發表了若干「不合拍子」的諷刺（請參看十一月十八日消息報社論，本報二十二日專闕），但在大體上，英美蘇間的關係

是正在向加強團結的一途邁進：意大利顧問委員會開會了（二十九日），英國和蘇聯多加歐洲顧問委員會的代表派定了，蘇聯派駐盟軍管制意大利委員會的代表正在赴任的途中……而且，由於蘇軍在冬季反攻中輝煌的成就，更重大的事件正在醞釀之中。

太平洋運動戰的開始

其時，盟國的勝利不僅是在西方，而且是在東方，當十一月一日盟軍在所羅門羣島中布肯維爾島登陸的時候，西南太平洋爭奪拉布爾的戰鬥，本已達到『結束的開始』階段，人們都在屏息等待來自那方面的捷音。誰知出人意外，美軍在強大的航空母艦隊、海軍陸戰隊和機羣掩護之下，忽於二十一日在吉爾貝特羣島中的梅金島和塔拉瓦島登陸，二十三日就在同羣島中阿比馬馬島登陸。全部戰鬥經過七十六小時，二十五日美軍完成了梅塔阿三島的佔領。

誠如一般論者之所指出，吉爾貝特羣島的佔領，一方面響應了麥克阿瑟將軍南江河拉布爾——特魯克的進攻，一方面則又掀開了美軍向中部太平洋進攻的第一頁，其意義之重大，是不容忽視的。

我們現在要指出的不在此，我們覺得吉爾貝特羣島佔領的實際意義，遠不及它的象徵意義。

大。爲什麼說實際上的軍事意義並不重大呢？這，我們只要一想起太平洋上廣漠的空間，和日本海軍此次並沒有出而應戰的兩件事實，就可以理解了。

那麼它的象徵意義在那裡呢？我們可以說：在這之前，盟軍在太平洋執行的戰略是逐島——越島戰爭，而這一次吉爾貝特羣島的佔領，却象徵着盟軍已經開始採取大洋運動戰了。在戰術上，這縮短太平洋作戰時間的不二法門。太平洋戰爭初期，日軍是運用這一戰略取勝了來的，而現在却是盟軍來採用這一戰略了；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這是擺在我們眼前的活報應。

自然，我們不能希望過高，在目前，盟軍在太平洋採用這一戰略，還是限於一定的範圍之內，要把太平洋運動戰發揮到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初期所發揮過的高度，現在還不是時候。在目前力量配佈的限制之下，盟軍運用這一戰略只能限於一定的範圍之內。

問題的關鍵在西方，到東京最短的道路是英吉利海峽。

（七月三日）

形勢比人強

本書作者其他著作：

最近三月來的國際形勢，變化得最快，也最複雜，許多重大的事件，都難一眼望透，例如魁北克會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莫斯科會議究竟是怎樣開成的？……這些重大的事件裡面有沒有一個法則可尋？這是每一個關心時事的讀者所急于知道的問題。

○于懷先生的這一本書可以為你解答這些問題。

懷着信心瞻望

——德黑蘭會議決定歷史

儘管是冬天

儘管是冬天來了，這些時東西戰場却都呼吸到春天的氣息；放觀大局，宛如置身於百花燦爛的高原；誰能否認這一個冬天是戰爭開始以來最富於希望的一個冬天呢？

歷史的大河好像是解了凍的一樣（雖然目前正是冰結大河的季節），大事件如奔流洶湧而來。

首先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是中英美的開羅會議（自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這一次會議的重大性是多方面的。第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是第一次我國正式參加了檢討遠東對日作戰的盟國會議；從中英美的關係上來說，這是空前的。其次，這一次會議不僅全盤

的檢討了對日作戰的軍事問題，而且還明確的宣佈了同盟國家對日作戰的目的：『在於制止及終將日本之侵略，三國決不爲自己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圖』；具體的規定了『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從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羣島等歸還中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我三大盟國稔知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與獨立』。雖然公報裡在對於作戰目的的一般規定上，沒有更進一步的提出根絕法西斯主義和建立民族自決、民主自由的新東方，作爲動員遠東千百萬民衆從事作戰的口號；在其具體的規定上，亦未能進一步提出南洋被壓迫各民族獨立解放的口號，更粉碎日寇目前所全力以赴的民族欺騙政策，使我們感覺得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但在基本精神上，這一個明確而具體的宣佈和規定是值得我們擁護的。

戰後遠東的面目雖然是重要的，但究竟是屬於最後的事情，對於目前的戰局，開羅會議有什麼具體的決定呢？公報中只說到：『三大盟國決心以不鬆弛之壓力，從海陸空方面加諸殘暴之敵人，』『三大盟國將堅忍進行其重大而長期之戰爭；』至於比較具體的軍事行動，沒有任何暗示。記者們報導，開羅會議對收復緬甸和加強援華已經有了進一步的決定，我們希望這些揣測能够

不久就能用事實表現出來。

然而不管開羅會議對於在遠東對日作戰具體地有何決定；不可忽視的是：對日戰爭在基本上是一個比較長期的戰爭。它是一個比較長期的戰爭，有兩個重大的原因：第一，由於日寇目前所據有的地理形勢使然；第二，由於目前同盟國家對日的力量對比使然。美國的評論家常常強調前一因素，但實際上，這二者是互為影響的。由於目前英美不能集中力量來對付日本，日本所據有的優越的地理形勢就顯得更加有利，以致使得美國的批評家竟發出一端理形勢是我國最大的敵人——（克萊伯）的慨嘆（紐約八日合衆電）。事實上，遠東戰爭的長期性與其說是由於太平洋的地理形勢，無寧說是由於同盟國家在必須先擊敗希特勒的既定形勢之下，一時不能集中力量，對付日本。一旦希特勒打垮了，英美盟軍能够集中力量來對付日本了，那時太平洋廣漠的地理形勢不僅不足以延長戰爭結束的時間；而且在有些地方還起縮短戰爭時間作用。

今天整個戰局的特點是：不僅到東京最短的道路是要通過英倫海峽，而且是，到東京最決的時間，也要通過英倫海峽。縮短歐洲戰爭的時間是縮短遠東戰爭時間的關鍵。

問題在歐洲。

歷史性的決定

早在八月底魁北克會議閉幕前後，英美官方就一再聲明過要舉行一次英美蘇的三國領袖會議了；並且當時就指出，在英美蘇三國領袖會議能夠召開以前，英美蘇三國外長要舉行一次會議，而這一次會議希望能把問題討論到使英美蘇三國領袖會議能夠召開的地步。

魁北克會議閉幕後不到兩個月，三國外長會議在莫斯科召開了。實際間類似這樣重大的會議的召開，不是我們日常應酬中的請一次客，它是由重大的歷史事件促成的。

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是十月底閉幕的，它的劃時代的意義我們已經分析過：莫斯科會議閉幕後不到一個月，具有歷史意義的英美蘇三國領袖會議終於在舉世矚目之下順利地召開（從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了。從魁北克會議到莫斯科會議不到兩個月；從莫斯科會議到德黑蘭會議不到一個月，歷史在加速度的向前進行。

從表面上看，從魁北克英美會議到莫斯科三國會談，當中或不無困難；從莫斯科的三國外長會議到德黑蘭的三國領袖會議，應該是一段平坦的道路，不應再有什麼困難了。

事實上不然。假如到德黑蘭的道路是全世界人民的道路的話，那麼和所有的人民的道路都是

人民中心而築成的一樣，這一條路上也不是沒有艱辛的。

首先是希特勒很清楚，要破壞英美蘇進一步的團結，除掉加緊它的挑撥離間的政治陰謀而外，在軍事上它必須攪到一點資本；它夢想着今年春天的哈爾科夫的往事，它發動了對基輔突出地帶的反攻，很顯然的，希特勒這一反攻的國際意義是非常重大的。然而由於蘇軍英勇的抗擊，希特勒的陰謀落了空。紅軍的血築成了到德黑蘭的路。

其時，我們不可忽視的就是莫斯科會議以後，英美也不是完全沒有一些不合拍的調子，特別是關於中歐問題的一些不合時宜的意見。然而所有這些都被人民的壓力壓下去了。人民的力最築成了到德黑蘭的路。

人民的道路通往德黑蘭，歷史加速度的進行，莫斯科會議閉幕不到一個月，英美蘇三國領袖會議終於在德黑蘭順利地召開，而且輝煌地結束了。

莫斯科會議劃分了時代，德黑蘭會議決定了歷史。

會議的公報非常簡單；但就是那寥寥數百字的公報，已經是光彩奪人了！毫無疑問的，它將以荷馬史詩的資格走進歷史的篇章。德黑蘭本來就是一個古代文明的名城；但千百年後，它將以二十世紀國際新民主的起點，而為萬人所景仰。

原則不變，德黑蘭會議的主題，依然是軍事。在軍事上，莫斯科會議「檢討了明確的軍事行動，關於這一點已作了決定，而且正從速準備」；德黑蘭會議更進一步「已就將從東面，西面和南面進行的軍事行動的規模和時間，商得完全的同意」。對三面進攻希特勒的規模和時間商得完全的同意，這前進了的一步，不是很小的一步啊！「人世間決沒有一種力量能阻礙我們由陸上消滅德國陸軍，由海中消滅它們的潛艇，從空中消滅它們的兵工廠」。希特勒完了，很快的就要完了！

顛倒吧，你這個維也納街上的無恥流氓！

從久遠的觀點看，德黑蘭會議關於戰後民主和平的決定，其意義更為重大。三國領袖宣言：「我們確信，我們的和協必將使和平成爲一種永久的和平。我們完全承認，以及所有聯合國家負有無上的責任要移造一種和平，這和平必將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的人民大眾的好感，而在今後許多世代中，掃除戰爭的災難和恐怖」。有人問，爲什麼，他們——英美蘇的和協就能「必將使和平成爲一種永久性的和平」呢？這不是一種假文章的修詞嗎？不，絕不是修詞。英美蘇三國領袖會議是在德黑蘭開的；假如我們再想起一個地名來，我們就可以恍然於這句話的千真萬確了。那個地名是慕尼黑。假如一九三八年國際間的重大會議不是英法德意的慕尼黑會議，而是

英美法意德黑俄諸國，一九三九年希特勒敢於向英法挑戰嗎？在本質上，希特勒是在他們手中英美蘇的不和協中長大的；那麼，假如他們和協了，和平不就可以變成永久性的和平了嗎？因為那和平將是一種『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的人民大眾的好感與和平』，那就是說以民族自決和民主自由為基礎的和平，那種和平毫無疑問是能够在『今後的許多世代中排除戰爭的災難和恐怖』的。

他們所要建立的和平既然是以民族自決和民主自由為基礎的和平，所以他對歡迎『所有大小國家的合作和積極參加』，歡迎那些國家的人民『到一個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大家庭樹來』，英美蘇三強對於伊朗的宣言就是這一政策實施的範例。

決定了的歷史

德黑蘭會議決定了歷史，歷史邁着德黑蘭的決定運行。

在莫斯科會議之後有英法第一次的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開幕後，美總統羅斯福，英首相邱吉爾又和土總統伊諾魯舉行了第二次的開羅會議（十二月四日至六日）。這一次的開羅會議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土總統伊諾魯是接受了英美蘇三國領袖的共同邀請而參加的，這就使得第二次的

開羅會談比第二次的開羅會談的性質更加明確，形成了同盟國家爭取土耳其參加盟方空爭的堅實的基礎。

開羅會談的具體結果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從土外長梅尼門省格魯八日在土京對記者的談話看，好像土耳其目前還沒有立即放棄中立政策的意向。從當前的整個戰局形勢看，土耳其裁至目前為止同這種轉變顯然是不夠的。不過英美蘇三國既然對於土耳其問題的意見一致了，我們相信，遲早土耳其是會參加到盟國方面來的。由於四年來希特切在歐洲的囂張，土耳其政府已於無形之中養成了一種恐懼病，他們總以為第一個跨過達達尼爾海峽的一定是德國人，事實上，今天的情況不同了，今天只要土耳其毅然決然的參戰，第一個跨過達達尼爾海峽的將不是德軍，而是盟軍。而另一方面，土耳其所最恐懼的情況，却只有在土耳其遲疑不決的情形之下，才能產生。

人們問：爲什麼每一次英美蘇會議之後，總有一次對土耳其的會談呢？這是完全符合於當前的軍事要求，而且適應着英美蘇間可能的決定的。當前的軍事要求是，在最有效的地方夾擊希特勒，而目前在較短距離上英美和蘇聯夾擊希特勒最有效的地方是巴爾幹。目前德軍最大主力（當在二分之一左右）集中在聶伯河曲；假如盟軍能够在巴爾幹登陸，那不但能毀滅羅馬尼亞的油田，沿着多瑙河直趨維也納，而且還能切斷聶伯河曲德軍的退路，攔截和蘇軍主力夾擊德軍主力的

大不可測的戰略效果。戰略正和其他的東西一樣，是有連續性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九一五年在法國香蒂萊召開的盟軍統帥會議裡，當時的俄軍參謀長阿歷克塞夫將軍就提議過英法聯軍沿多瑙河向布達佩斯挺進，而俄軍則自波蘭的加里西亞向同一方向挺進的戰略計劃。這一個計劃直到目前還不失其現實的意義。這不是說東南歐的戰場將先於西歐的戰場而開闢，而是說當前的現實形勢在這一方面有這樣的趨勢；至於那一面的戰場先開或同時開，那是應該讓希特勒去揣測的事情。

德黑蘭會議的第一個結果是蘇捷協定的簽訂（十二月十二日）。從字面上看，這一個協定是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的蘇捷協定的再生，和前者沒有什麼基本不同的地方。然而這一協定簽訂的意義倒不在這個協定本身，而是圍繞着這一協定十年來國際形勢的變化。很奇怪的是，蘇捷關係不但是慕尼黑時代英法蘇間不能和協的爭端之一，即至英蘇同盟成立以後，蘇捷關係依然是「他們的和協」的障礙之一，於此可見慕尼黑細菌的繁殖力量之大。然而，由於德黑蘭會議的成功，蘇捷協定終於簽字了，這一慕尼黑細菌終極的被肅清了。蘇捷協定的意義，對於過去是肅清了中歐的慕尼黑細菌，而對於未來的意義，則是給東歐和東南歐所有弱小國家一個啓示：這極是民族自決和民主自由的大道。

人民的道路通往德黑蘭，德黑蘭會議的偉大成功又動員了全歐洲的——特別是東南歐的人民。在這當中特別值得我們注的是南斯拉夫人民大眾的英雄的奮起，最近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員會第二次大會（十一月二十八日起）決定組織民族委員會（臨時政府），這是整個東南歐反法西斯民族解放運動發展的道路上一個新階段，其意義之重大在今天是不能預測的。我們知道，英美對於南斯拉夫問題素有獨自的見解；戰爭就要發展到這些地區來了，英美怎麼辦呢？

十四日英外相艾登在下院報告德黑蘭會議經過，對於這一點，他有一段具有非常重大意義的聲明，他說：

『至於南斯拉夫與希臘，經過三年之敵人佔領與游擊戰爭，內部糾紛，仍未稍減。德人正在故意散播謠言，離間吾人。實則：①吾人對於所有積極抗敵份子會予以一切實際援助；②吾人將盡力之所及，保證此類國家在解放後，自由選擇其政府；③吾人與友邦之合作，務求協調。吾人對於南斯拉夫之看法，即以此為根據。過去數月中，南國負實際抵抗之責者為鐵托閣下之愛國人士，吾人當盡量予以實際援助。於此一方面吾人之行動，自當為盟國所贊成』（二十四日倫敦路透電）。

英外相的這一聲明，明確而肯定，我們相信一定是能夠得到全歐洲，不，全世界千百萬人民

衷心的擁護的。這是德黑蘭會議的重大結果之三。一方面是全歐洲人民大眾自動的起來，一方面是盟國政府切實援助『所有積極抗敵份子』，在這偉大潮流的激盪之下，『歐洲堡壘』是再也不能維持下去了。

德黑蘭會議決定了歷史，歷史遵循德黑蘭的決定運行；現在才不過是冬天，我們懷着信心
瞻望：

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西方的法西斯倒了，東方的法西斯還能久嗎？

(十二月十七日)

附 錄

(一) 斯大林報告

——十月革命二十六週年紀念日演詞

同志們！今天，蘇聯各民族人民慶祝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三十六週年。我國在愛國戰爭的情況中紀念維的人民革命的盛節，第三次了。

一九四一年的十月，我們祖國過着艱苦的日子。敵人逼近了首都。他從陸上包圍列寧格勒。我軍被迫退却。需要軍隊的驚人的努力和人民的所有力量的一致奮發，去阻止敵人，並且在莫斯科予以嚴重的打擊。

到了一九四二年的十月，對於我們祖國的危險已經變得更大。敵人那時站在距離莫斯科僅

僅一百二十公里的北方，已經突擊到斯大林格勒去，進入高加索的山麓了。但是，就連在那些嚴重的日子裡，軍隊和人民也決不會喪胆，却堅強地忍受了一切考驗。他們獲得了力量去阻止倭敵人，並且給予敵人以還擊。忠實遵守偉大列寧的遺教，他們不惜自己的精力和自己的生命，去保衛十月革命的成就。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軍隊和人民的那些努力，並不是白費的。在去年十月的那些日子以後不久，我軍就改取攻勢，首先在斯大林格勒，在高加索，在頓河中游區域，後來一九四三年初在大弓，在列寧格勒，以及在塞夫和維亞茲瑪區，給予德寇以新的強有力的打擊。自從那時以來，紅軍就始終不會讓主動權從自己的掌握中滑落。它的打擊，在今年的夏季全期間，變得越過越強大了，它的軍事上的練達，一個月比一個月成長起來了。自從那時以來，我軍已博得了巨大的勝利，德寇已吃了相繼不斷的敗仗。不管敵人怎樣苦撐，他在蘇德戰場上依然沒有獲得具有一點兒童要性的任何成就。

過去的一年——十月革命第二十五週年和第二十六週年之間的一年——標誌出愛國戰爭中的轉變。

這一年標誌出一種轉變，首先就因為在這一年中，紅軍對德軍貫徹了夏季大攻勢，這在戰

爭邊程事是確鑿見第一道，在我軍的打擊下，德法西斯軍隊不得不把他們佔有的領土倉惶放棄，胡亂逃跑，把大量的裝備、軍備和彈藥的堆棧，以及大批負傷官兵拋棄在戰地上，這棧不使自已免於被圍也是數見不鮮的事。由此可見，今年下半年的我軍夏季戰役的成就，是緊接着而且完成了今年年初我軍冬季戰役的成就的。紅軍既展開着冬季戰役的成就，在夏季給予了德軍以強有力的打擊，那麼，關於硬說紅軍不能够在夏天進行順利攻勢的荒唐奇譚，如今可以認為已經終於死滅而埋葬掉了。過去的一年，表明了紅軍能够在夏季前進，正如在冬季一樣。

由於過去一年間這些攻勢戰鬥的結果，我軍已能够打開道路，在戰場的中部，向前推進五百公里，在南部達一千三百公里，解放出約一百萬方公里的領土，差不多相當於被敵人暫時竊佔的蘇維埃國土三分之一。這麼一來，敵軍就已經從夫拉第卡夫卡茲被逐退到刻松，從埃利斯達被逐退到克利佛伊羅格，從斯大林格勒被逐退到基輔，從佛羅內茲被逐退到哥美爾，從維亞茲瑪和塞夫被逐退到奧爾沙和威得比斯克的外圍。

德寇對於他們在蘇德戰場上初期成就的穩定性毫無信心，早已就在事前特別是沿着大河的東方，構築着強固的防線。然而，在這一年的戰鬥中，無論是江河，無論是強大的要塞工事，都沒有使德寇得效。我軍粉碎德寇的防線，在一九四三年夏季僅僅三個月內，就巧妙地強襲了四道極

其重要的水寨——北頓內次河、台斯那河、索什河和聶伯河。連俄在密烏斯河一帶——羅斯托夫以西——的德軍防線，以及像摩洛裂那雅河一帶——米利托波爾附近——的德軍防線這樣的水寨，我都不說了。如今，紅軍正在聶伯河的那一邊，順利地痛擊着敵人。

這一年標誌出一種轉變，也因為紅軍在比較短促的時間內，就能够把德國法西斯軍隊最有經驗的老幹部殲滅了，碾碎了；而同時，在這一年間順利的攻勢戰鬥中，紅軍却使自己的幹部百鍊成鋼，并且累進地增殖了。

在過去一年間蘇德戰場上的戰鬥中，德國法西斯軍隊損失官兵四百萬名以上，其中陣亡的不下一百八十萬名。在這一年間，德寇并且損失飛機一萬四千架以上，坦克二萬五千輛以上，大砲不下四萬發。

德國法西斯軍隊如今已決不是在戰爭爆發時那樣的了。在戰爭爆發的時候，它擁有人數充分的經驗豐富的幹部，而今它已由新近編製的年紀青青的毫無經驗的軍官們沖淡了，德寇匆匆地把這些小伙子拋到戰場上來，因為他們既沒有必要的後備軍官，而且也來不及訓練他們。

今天由紅軍呈現出的一幅圖畫却完全兩樣。在過去一年間順利的攻勢戰鬥中，它的幹部已經成長，已經百鍊成鋼。它的戰鬥幹部的人數遠遠越多，而且今後必將更要遠遠越多，因為既有必

要の後備軍官存在，就有時間有機會去訓練青年軍官幹部，而把他們擢昇到負責的地位。

去年面向着我們戰場的是二百四十個師，其中一百七十九個師是德軍，今年紅軍在戰場上却面向着二百五十七個師，其中二百〇七個師是德軍，這是一個顯著的特徵。德寇顯然打算由增加他們師團的數量，來補救他們師團越過越低的素質。然而，德軍在過去一年間的潰敗表明了：要由增加他們師團的數量來補救他們師團的素質方面的敗壞是不可能的。

從純粹軍事的觀點來看，這一年末尾，德軍在他們戰場上的潰敗，是由兩師大事件預先決定了的，就是：斯大林格勒的戰役和庫爾斯克的戰役。

斯大林格勒戰役是這樣結束的，實力三十萬名的德軍被包圍，被打垮，被圍的敵軍約三分之一被俘虜了。要想恢復出在斯大林格勒戰役過去以後，歷史中空前無比的那種毀滅的規模，就該知道：斯大林格勒戰役過去以後，在那兒發現并且掩埋了德軍官兵屍體十四萬七千二百具，和蘇軍官兵屍體四萬六千七百具。斯大林格勒表示出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淒落。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斯大林格勒的殘殺以後，德軍始終沒有能夠恢復元氣。

至於庫爾斯克的戰役，那是這樣結束的，德國法西斯軍隊的兩個主力進攻兵團被打垮了，並且我軍發動了反攻，這種反攻後來竟演變成紅軍强有力的夏季攻勢。庫爾斯克戰役是由德軍從北

而和南面向庫爾斯克的攻勢開始的。那是德寇想進行夏季大攻勢的最後的企圖，一旦成功，就挽回他們的損失。大家都知道，這回攻勢歸於失敗。紅軍不僅擊退了德軍攻勢，而且自己反攻攻勢，在夏季期間，由連續不斷的打擊，把德國法西斯軍隊逼到聶伯河的那邊去了。

如果說斯大林格勒一役已預示出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沒落，那麼，庫爾斯克一役就更使它遭遇到大難。

最後，這一年標誌出一種轉變，是因為紅軍的順利攻勢已使法西斯德國的經濟形勢和軍事——政治形勢根本惡化，而使她遭遇到深刻的危機。

德寇本打算靠在今年夏天在蘇德戰場上遂行順利的攻勢，這樣子來補救他們的損失，而挽回他們在歐洲的已經動搖的威信。但是紅軍使德寇的打算成爲泡影，擊退他們的攻勢，自己發動了攻勢，進而向西猛逐德軍，這樣子就更使德國軍隊的威信掃地了。

德寇本打算採取持久戰的方針，着手構築防線和『城壁』，而對大家揚言：他們的新陣地是固若金湯的。但是紅軍又使德寇的打算成爲泡影，突破了他們的防線和『城壁』，順利地繼續挺進，使他們來不及把戰爭拖延下去。

德寇本打算由『總體』動員來挽回前方的頹勢。但是，在這裡，事情也使德寇的打算成爲泡

彭了。夏季戰役已經把「總盟」動員的人消耗了三分之二，然而並看不出這種情形會使德國法西斯軍隊的處境發生什麼好轉。也許證明了有再宣佈一次「總盟」動員的必要，而如果以為反覆採取這樣的措置，不會招致于國家的「總盟」崩潰，那未免無理出的。

德寇本打算在烏克蘭裡持住一個堅固的立足地，以及利用烏克蘭的農業生產物，以供應他們的軍隊和民衆，並且利用頓巴斯的煤炭以供應爲德軍工作的工廠。但是，在這裡，他們也弄錯了。由於紅軍順利攻勢的結果，德寇不僅喪失了頓巴斯煤炭，而且把烏克蘭的豐饒的各州也相繼喪失，如果以為在最近將來他不會把烏克蘭的其餘部份也喪失掉，那是毫無理由的想法。

所有這些錯誤的打算，自然不能不損害到，而且在事實上的確根本損害到法西斯德國的經濟形勢和軍事——政治形勢了。

法西斯德國感受到深刻的危機。她面向着大難。

如果沒有人民的支持，如果沒有蘇維埃人民在工廠和製造廠中，在煤坑和礦山中，在運輸業和農業中的自我犧牲的勞動，紅軍的成功就一定是不可能的。在艱苦的戰時情況中，蘇維埃人民已證明了能夠保證她的軍隊獲得最必要的一切，而且經常地使它的戰鬥裝備精益求精。在戰爭的全過程中，就軍備的質地說，敵人始終不曾能夠超過我軍。同時，我們的工業會以數量越來越大

的戰鬥裝備供應前方。

過去的一年，標誌出不僅在戰鬥的演進中，而且我們後方的工作中，也都發生了一概轉變。我們已不再遭遇着這樣的任務，如把企業向東方遷移啦，使工業轉向以製造軍備啦。蘇維埃國家如今已有效率強大而迅速擴張的戰爭經濟。人民的一切努力，就能够這樣子集中於增加生產，并更進一步改良軍備，尤其是坦克、飛機、大砲和自動推進砲。在這一方面，我們已博得極大的成功。由整個人民支持着，紅軍獲得了作戰裝備源源不斷的供應，以千百萬枚的飛機炸彈、擲彈和砲彈的急雨，向敵人頭上傾盆而下，把千百萬萬的坦克和飛機帶進了戰鬥。

有一切理由可以說：蘇維埃人民在後方的自我犧牲的勞動，必將和紅軍的英勇戰鬥一同永垂史冊，視為人民在祖國的保衛戰中空前無比的勳業。蘇聯的工人們，在和平建設的年代中，建立起高度發展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在這次愛國戰爭期間，以真正狂熱的精力，積極工作，來幫助前方，表現着真正的勞動英雄主義。

人人都知道：在對蘇聯作戰時，希特勒份子不僅擁有德國的高度發展的工業，而且更有各附庸國和被佔領國也頗強大的工業可以自由支配。然而，希特勒份子並沒有能够保持他們對蘇聯開戰時在軍事裝備方面所占的數量上的優勢。如果說敵人在坦克飛機白砲和自動步槍方面先前的

優勢，已經化爲烏有，如果說我軍如今並不感到兵器彈藥和裝備的嚴重缺乏，那麼，這就首先應該歸功於我們的勞動階級。

蘇聯的農民們，在和平建設的年代間，在集體耕種制度的基礎上，把落後的耕種變革成簇新的農業，在愛國戰爭過程中表現出對國家共同利益有高度的認識，那在鄉村史中是無可比擬的。他們由自我犧牲的勞動，以幫助前方，已經表明了蘇維埃農民把對德寇進行的這次戰爭看做自己的事業，看做是爲自己的生命和自由而進行的戰爭。大家都知道：由於法西斯股匪的入侵，我國暫時失去了烏克蘭的，頓河流域和庫班流域的重要農業區。然而，我們的集體農場和園藝農場，以糧食供應軍隊和國家，並沒有發生任何嚴重的阻礙。自然啦，如果沒有集體耕種制度，如果沒有男女集體農民們的自我犧牲的勞動，我們就決不能夠負起這個最艱難的任務。如果說在戰爭的第三年我們軍隊並不感到糧食有什麼缺乏，如果說民衆都有糧食供應，工業都有原料供應，那麼，這就正是集體耕種制度的勢力和活力的明證，集體農場農民愛國精神的明證。

我們的運輸業，首先是鐵道運輸業，以及內河海洋和汽車運輸業在後助前方中，已起了極大的作用。大家都知道：運輸業是後方和前方之間不可或缺的交通手段。一個人可以製造大量的武器和彈藥，但是，如果運輸業不把他們及時運到前方去，那麼，就前方說來，他們或許依然是死

重的廢物。我們應該說，對於把武器彈藥衣服等及時運交前方，運輸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而如果不說不顧戰時的種種困難和燃料的缺乏，我們始終能夠用必需的一切供前方，那麼，這應該首先歸功於我們運輸業的工人和職員。

我們的知識分子，對於幫助前方，也并不比勞動階級和農民來得落後。蘇維埃知識分子，以獻身精神爲保衛我們國家而工作着，經常地改進紅軍的軍備，改進生產的技術和組織。它幫助工人和集體農民擴張工業和農業，在戰爭的情況中，促進蘇維埃科學和文化，這就是我們知識分子的功勞。

蘇聯所有各族人民，已一致奮起，像一個巨人似地保衛自己的祖國，很正當地把現今的愛國戰爭看做不分民族，不分宗教的所有勞動人民的共同事業。希特勒政客們，曾一心希望蘇聯各族人民間發生軋輾和衝突，到了如今，那些希特勒政客們，自己也看出他們的這種希望，是多麼愚蠢得毫無希望呀。我們各族人民之間的友誼，經得起戰爭的一切困苦和考驗，而且在全體蘇維埃人民對法西斯侵略者進行共同鬥爭中，更進一步地鍛鍊過了。

這便是蘇聯的力量源泉。

正像在和乎建設的年代中一樣，在戰爭的日子裡，蘇維埃人民的領導和指導的勢力，是列寧

的黨，布爾塞維克的黨。絕沒有別的政黨曾經享有過或享有着像我們布爾塞維克黨在人民大眾中間這樣的威信。而這是理所當然的。在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之下，我國的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曾經取得了他們的自由，而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在這次愛國戰爭中，黨站在人民面前，成爲對法西斯侵略者進行全民鬥爭的授意者和組織者。黨的組織工作，已把蘇維埃人民的一切努力聯合起來，而針對着一個共同的目標，使我們所有一切人力和財力，都使得敵人敗北爲空歸。在戰爭期間，黨已經更進一步地使它和人民的血緣膠固起來，已經和勞動人民的廣大羣衆，建立了更密切的聯系。

這便是我國力量的一種泉源。

現今的戰爭，已有力地證實了列寧的名言：「戰爭是一國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總考驗。戰事教導我們：只有證明了經濟的發展和組織說，就軍隊的經驗練達和戰鬥精神說，就戰爭全期間人民的堅忍和團結說，都比他們的強國來得強些的那些國家，才能經得起這種考驗」。而我們的國家，正是這樣的一個國家。蘇維埃國家從來沒有像如今在愛國戰爭的第三年中這樣穩定，這樣堅強的。戰爭的經驗暗示我們：蘇維埃制度，不僅是在和平建設的年代中，組織國家經濟和文化發展的一種最好的形式，而且，也是在戰爭時，爲了抵抗敵人而動員人民一切力量的一種最好的

形式。二十六年前建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權，在歷史上極短期間，已把我們國家變成一種固若金湯的堡壘。紅軍擁有全世界所有各國軍隊的後方之中，最穩定而最可靠的後方。

這便是蘇聯的力量之源。

毫無疑問，蘇維埃國家將從戰爭中脫穎而出，必定更加強大，更加鞏固。

德寇正破壞着蹂躪着我們的國土，拚命想危害我們的國家。紅軍的攻勢，已以比前更大的規模暴露出希特勒軍隊具有野蠻盜匪的性質。德寇在他們霸佔的區域中，滅絕我們千千萬萬的平民，像中世紀的蠻夷，或阿提拉股匪一樣，德國惡魔踐踏田野，焚毀鄉村和城市，夷平企業和文化機關。

德寇的罪行，正是法西斯侵略者脆弱的明證，因為只有不會相信自己勝利的傢伙，才會幹出這種勾當。而希特勒分子的處境越沒有希望，他們就越惡毒地耽於暴行和劫掠。

我們人民決不饒恕犯了這些罪行的德國惡魔。我們一定要使德國罪人因為他們所犯的這一切罪過而自食果報。

在法西斯兇手曾經有一個時期作威作福過的區域中，我們一定要復興被滅了的城市和鄉村、工業、運輸業、農業和文化機關，一定要為那些從法西斯奴役下獲得解放的蘇維埃人民，創造正

常的生活條件。經濟和文化的復興工作，在從敵人綑綁下獲得解放的區域中，已經以全力進行着。但是，這只是開端。我們必須更那些從德軍佔領下獲得解放的各區域中，把德寇統治的後果，完全破除乾淨。這是偉大的國民任務。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在短期間內貫徹這個艱巨任務。

過去的一年，已經標誌出，不僅在蘇聯的愛國戰爭中，而且在整個世界大戰中，都發生了一種轉變。

這一年間，在軍事形勢和國際形勢中發生的變化，對於蘇聯以及對於和蘇聯友好的盟邦，都是有利的，而對於德國以及對於她在歐洲行劫的同謀犯却都是有害的。

紅軍的勝利，已產生了這樣的成效和後果，遠達蘇德戰場的範圍以外，他們已使世界戰爭今後的全部過程，起了變化，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國際意義。

盟邦對共同敵人爭取的勝利，已經來得近些，而盟邦間的關係，他們軍隊的戰鬥之誼，非特沒有削弱，而且，和敵人的預期相反，發展得更堅強而持久了。最近在報紙上公佈的蘇英美三國代表莫斯科會議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決定，也便是關於這一方面的勝於雄辯的明證。如今，我們同盟國家，都充滿了決心，一定要給予敵人共同的打擊，結果，必將對敵人取得最後勝利。

這一年，紅軍給予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打擊，是由我們盟軍在北非，在地中海流域，以及在意

大利南部的戰鬥行動支持着的。同時，盟軍并且使德國的重要工業中心城市，受過而且依然受着實際的轟炸，這樣就使敵人的軍事力量大大削弱了。如果除此以外，更加上盟邦經常地用種種軍火和原料供給我們，那麼，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句：他們由這一切給予我們夏季戰役的成就，以頗大的便利。

盟軍在南歐目前的戰鬥行動，自然還不能視為第二戰場。然而，這個總有些像第二戰場了。歐洲真正第二戰場的開闢，并不怎麼遠了，那顯然必將大大地加速對希特勒德國取得勝利，而且必將更加鞏固。

由此可見，過去一年來的事變，表現出反希特勒聯盟是各國人民的堅定的大聯合，而且是憑藉着強固的基礎的。

到了現在，人人都明白了：希特勒匪幫由於發動這次戰爭，已使德國和她的附庸陷於絕望的難境。法西斯軍隊在蘇德戰場上的敗北，以及我們盟軍給予德意軍隊的打擊，已搖撼了法西斯集團的整個大廈，而如今就在我們的眼前搖搖欲墮了。

意大利已經脫離希特勒聯盟而永不回頭。墨索里尼決不能夠使任何局面變動，因為他在事實上已是一隻死狗，下一行列，就是這個聯盟中的其他盟員。芬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希特

勒的其他附庸，都由於德國的軍事潰敗而沮喪起來，如今已終於決不相信戰爭的結果會對他們有利，正急於想法在希特勒把他們拖進去的泥潭中自拔出來。現在因為他們的盜匪行爲而自食果報的時候已經臨頭，希特勒德國強取豪奪的同謀犯們，記得最近還對他們的主子唯命是聽的，如今都在找門路，找機會，以便神不知鬼不覺地從匪幫中溜了出來。

希特勒集團中的盟員們，進入戰爭的時候，一心指望趕快打勝。他們在事前就已經分派好：誰會分得什麼，誰會吃到餛飩和餅子，誰會被打得腫起瘤來，眼睛被打傷成瘡。他們自然都要使他們的對手被打得腫起瘤來，眼睛被打傷成瘡，自然都要使自己吃到餛飩和餅子。但是，現在很明白了：德國和她的附庸，都決不會吃到餛飩和餅子的，而被打得腫起瘤來，眼睛被打傷成瘡，他們大家却都一定有份。預料到這種無味的前途，希特勒的幫兇們現在正傷腦筋地想辦法，儘可能被打得少腫起幾個瘤，儘可能使眼睛不要被打破成瘡，就趕快脫離戰爭。

意大利的例子，昭示希特勒的附庸們：他們把和德遠不可避免的破裂，拖延得越長久，尤許德寇在他們的國家中作威作福越長久，他們的良家受的殘酷就越厲害，他們的人民將不得不受的苦難，就越深重。意大利的例子，并且昭示出希特勒德國已不打算防護她的附庸國，而只要她能移把地自家敗北的時間拖延下去，她總要把她的附庸國變成糜爛性的戰場。

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戰爭，已經失敗，它所曾建立的血腥的『新秩序』，已在崩潰的途中。各國人民對法西斯奴隸主的憤怒的爆炸，正在歐洲被佔領的各國中醞釀着。德皇先前在她的盟國中，以及在中立國中的威信，已經掃地而無法挽回，她和中立國家的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已經毀傷。希特勒匪幫曾囂聲地狂吹說德國贏得世界霸權，那種時候早已過去了。現在，大家都知道，德寇有別的事情煩惱着，想不到世界霸權了，他們不得想不到怎樣使肉體和靈魂在一起。

由此可見，戰爭的過程，已經表現出：法西斯國家的同盟，過去和現在，都不是憑藉着可靠的基礎的。希特勒聯盟，是在它的分子們掠奪性的貪婪野心的基礎上形成的。只要希特勒份子們僥倖取得軍事成就的時候，法西斯的聯盟一時倒似乎是堅固的結合。但是，法西斯軍隊一經敗北，結果就引起這個盜匪集團真正的解體。希特勒德國和她的附庸大難臨頭了。

同盟國家對希特勒德國取得的勝利，必將關於歐洲各國人民的國家生活，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組織和再建的諸重大問題，提到日程上來。我國政府對這些問題的政策，始終不變。我們和我們的盟邦一同，將來必須——

第一：將歐洲各國人民從法西斯侵略者羈絆下解放出來，幫助他們軍寇被法西斯奴隸主割裂了的民族國家——法蘭西、比利時、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希臘，以及如今在德國羈

解下的其他各國人民，都必須再成爲自由而獨立的人民。

第三：關於歐洲被解放的各國人民，以充分的權利和自由，以自行決定關於他們的政府形式的問題。

第三：採取措施，務使對於這次戰爭以及對於各國人民的苦難，應負責任的所有一切法西斯罪人，無論他們會藏在什麼國家中，都一定要受嚴峻的懲處，爲了他們所犯的一切罪行，而自食果報。

第四：在歐洲建立這樣的秩序，將使德國方面的新侵略完全沒有可能性。

第五：在互相信任和互相助幫的基礎上，確立歐洲各國人民間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永久合作，以復興被德寇破壞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爲目的。

在過去一年間，紅軍和蘇維埃人民，在對德寇鬥爭中，已經博得了偉大成就。我們在戰爭中，已經達到了對我國有利的根本的轉捩點，如今，戰爭正向着它的最後勝利邁進。但是，安於自得的成就，因勝利而狂歡，那就不像蘇維埃人民了。如果在我們的行伍中，出現自滿的心理，勝利就會使我們沉不住的。如沒有鬥爭和奮發，就決不能夠博得勝利。勝利是在戰爭中取得的。如今，勝利已經靠近。但是，要博得勝利，就必須重新使用力量，就必須後方到處作自我犧牲的工

作，前方紅軍必須作敏捷而堅決的戰鬥行動。

！如果我們不利用一切機會以加速敵人的敗北，那末是祖國的敵人，就是暫時滯留在法西斯鐵綽下的蘇維埃人民的罪人，就是在德寇壓迫下呻吟着的歐洲各國人民的罪人。決不能給敵人以任何喘息的機會。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必須使用我們所有的一切力量，來把敵人消滅掉。

蘇維埃人民和紅軍，明確地看出今後鬥爭的困苦艱難。但是，現在已經明白了，我們勝利的日子，已經漸漸逼近了。戰爭已經進入了那個階段，這時問題就是把德寇完全逐出蘇維埃國土，而徹底清算法西斯的「歐洲新秩序」。我們將從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列寧格勒州和加里寧州，把敵人完全肅清，而從德寇羈絆下把克里米亞、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摩爾達維亞和卡累利阿芬蘭共和國各族人民解放出來的時間，已不遠了。

！同志們！為了英、美、蘇聯同盟的勝利！為了從法西斯鐵綽下歐洲各國人民的解放！為了把德國惡魔完全逐出我們的國土！我們的紅軍萬歲！我們的海軍萬歲！我們剛勇的男女海軍軍員萬歲！我們偉大的祖國萬歲！

消滅德寇！

(二) 蘇軍夏季攻勢總結

——蘇聯情報部十一月五日公報

經過四個月緊張的會戰以後，紅軍已順利地貫徹了最高統帥部戰鬥的和戰略的計劃。對蘇聯的武裝力量擬定的任務，在夏季和秋季期間，把敵軍驅逐到斯摩棱斯克、索什河、聶伯河中游和下游一線的那邊去，並且清算德軍的庫班作戰基地，這一任務已徹底完成了。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一九四三年的夏季戰役，是在七月五日由德國法西斯軍隊在奧勒爾——庫爾斯克，和比爾哥羅德——庫爾斯克方面，照希特勒統帥部的說法是決定性的攻勢開始的。敵人爲自己規定的任務，是要把庫爾斯克突出地區的蘇軍包圍殲滅，深深挺進到紅軍的後方去，而保證戰爭的結局對他們有利。可是夏季戰鬥的結果，已證明了德寇的這次新的戰略計劃，是沒有把雙方相對實力加以現實的估計而擬出的，已證明了從頭到尾是冒險主義的計劃，它可恥地歸於失敗了。紅軍在堅強的防禦戰中，使七月五日發動攻勢的德國法西斯軍隊的主力疲憊而且消耗

及德軍的軍事損失，但此意無成也。

把那河爾斯邁進犯的德國法西新軍隊打垮了。七月十二日，紅軍奉最南統帥部大本營的命令，就發動了決定性的攻勢，突破德有堅強工事之德軍防線，經過許多天猛烈會戰以後，八月五日，恰巧在德軍攻勢開始以後一個月，紅軍就把奧勒爾和比爾哥羅德城收復了。敵人的奧勒爾設防戰基地，是最強固的，而對我國是最危險的，希特勒統帥部本來打算用來做回莫斯科採取攻勢的跳板的，這麼一來，就被清算了。

第一處最重要的德軍設防戰基地，是比爾哥羅德和哈爾科夫區域。德軍把大股坦克部隊集結在這個區域，包括精銳的。坦克師在內，並且設立龐大的軍備和火藥堆棧，構築強固要塞防線。我軍向哈爾科夫方面發動攻勢，突破敵人的防線，粉碎他的頑強的抵抗，八月二十三日由猛攻將哈爾科夫收復了。德軍的比爾哥羅德——哈爾科夫戰基地，就這樣順利地被清算了。對於奧勒爾和比爾哥羅德——哈爾科夫戰基地的清算，是自從在斯大林格勒使德軍大敗以來，我軍所進行的最重要的戰鬥行動。紅軍在奧勒爾和哈爾科夫區域的大捷，已為我軍攻勢的更進一步發展，為最高統帥部關於庫爾斯克盆地和烏克蘭希伯河左岸全部領土解放計劃的執行，奠定了強固的基石。

第三處最重要的德軍誤院作嚴密據守，是頓內次盆地裏的裏濱，這是頓內次河和塞瓦斯河相匯集的主要的防線。德軍對南方軍隊奉最高統帥部的命令，發動攻勢，強渡密烏斯河和北頓內次河，突破德軍防線，在頓內次盆地對德寇獲得重大勝利。在我軍氣勢旺盛的攻勢六天中間，整個頓內次盆地，全國最重要的煤礦和工業區，就解放出來了。我軍展開新攻勢的成就，迅速不及掩耳地向西猛擊德軍，把亞速海海岸實際上完全解放了出來，突進到米柯托波爾和薩波羅什——在到克里米亞去的進路上和聶伯河下游的強固防區。

德軍統帥部既在奧勃爾尼比爾哥羅德，哈爾科夫，以及北頓內次盆地，吃了嚴重的大敗仗，就放棄企圖在合斯那河一線上阻攔蘇軍的攻勢。那一線的至長都已變成強固的現代防線，是在一兩年設防的。德寇認為這一線是固若金湯的。我軍由堅決的戰鬥發動，在困難的情況下，強渡合斯那河，突破了德軍的這條防線，而在布利揚斯克以南，我軍也驅逐德軍西退，向斯摩棱斯克和羅斯拉夫爾方面進擊敵軍。我軍突破敵人強固的永久防區，在聶伯河上游強渡過去，攻克西土味拿河和黃河之間的領土——所謂斯摩棱斯克門戶——並且解放了斯摩棱斯克城——在西路德軍最重要的嚴密防禦線與心據點。

蘇軍在聶伯河上游也出決定性的戰鬥行動，在赫佛羅西斯克，在庫班河下游，以及在塔曼

德軍都打破了敵軍的抵抗。這樣一來，就清算了德軍在庫班的戰鬥上具有重要性的作戰基地，那兒的基地，本來保證他們能防守克里米亞，而且使他們有向高加索展開攻勢戰鬥行動的可能性。

德軍在先前的各役中，既已吃了嚴重的敗仗，就企圖不顧一切，妄想在庫伯河畔阻撓住挺進的蘇軍。德軍統帥部集中了大軍，把持住沿聶伯河和摩洛契那雅河的強固防區，打算就在對防禦有利的這條陣線上站定腳跟。然而，德軍的這些估計，也完全落空了。紅軍強渡了聶伯河的最大水壘，突破敵人的強固永久防線在聶伯河的右岸上建立了若干在戰略上具有重要性的橋頭堡壘。紅軍展開攻勢，在庫伯河河曲，使德國法西斯軍隊吃了嚴重的敗仗，而且解放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和第聶伯羅代爾青斯克。我國南方的最重要的工業中心城市，以及皮雅提哈特卡鐵路聯絡站。同時，我軍突破摩洛契那雅河上的強固防區，這個防區就它的皮坦克障礙物說，以及統步兵，砲兵和坦克的集結密度說，都比在密烏斯河上德軍的防線還要強固些。由此可見，我軍已把從薩波羅什直到亞速海濱的敵人全部防區都突破了，而突然出現在聶伯河下游，把克里米亞敵軍在陸上的聯絡切斷了。

德軍最高統帥部的計劃，順利地貫徹了這些戰鬥行動的結果，紅軍從敵人羈絆下解放出來大

的領土，使德軍喪失了在戰略上具有重要性的區域和交通。沿着從索什河口直到黑海海濱一千二百公里的陣線，都把敵人逐退到聶伯河的那邊去了。聶伯河左岸的全部領土，在極短時期內，就都已從德軍羈絆下解放出來了。

在攻勢戰鬥的過程中，我軍強渡了四道重要的公案——北頓內次河、台斯那河、索什河和伯河，在這方面，表現着高度的機動能力和軍事上的練達。

由此可見，在蘇德戰場上不到四個月的攻勢中，紅軍已使在經濟上和戰略上，具有無上重要性的三十五萬方公里的龐大領土，重回祖國的懷抱了。克拉斯諾達邊區，羅斯托夫、伏羅希洛夫格勒、斯大林諾、哈爾科夫、波爾塔瓦、蘇米、徹爾尼哥夫、庫爾斯克、奧勒爾和斯摩棱斯克各州，都已把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完全肅清了。薩波羅什、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和基輔各州的大部份，也都已解放。把德寇逐出白俄羅斯，已經開始了。

在二千公里長的陣線上貫徹攻勢的時候，紅軍向西推進了三百到四百五十公里，解放往民區三萬八千處以上，其中包括城市一百六十二處。千百萬蘇維埃人民已經從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來

頓內次盆地、哈爾科夫、奧勒爾、塔根羅格、布利錫斯克、斯摩梭斯克、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

斯克、第聶伯羅代爾青斯克、薩波羅什以及其它重要工業中心城市的解放，使蘇聯的經濟資源大天增加，而更進一步提高了紅軍的威力。由於把北頓內次河和聶伯河之間廣大領土上的德國法西斯侵略者肅清，紅軍就把最豐饒的穀倉，全國最肥沃的農業地帶之一，回到祖國懷抱裡來了。喪失了這麼廣大的產穀區，希特勒份子就將他們這麼瘋狂地死抱住的糧食供應的大泉源喪失了。

紅軍從敵軍的羈絆下解放出重要的鐵路聯絡站：斯摩稜斯克、羅斯拉夫卡、納維爾、布利揚斯克、克利徹夫、烏納查、奧勒爾、胡托爾、米海洛夫斯基、佛羅什巴巴科諾托普、巴赫馬奇、內辛、哈爾科夫、波爾塔瓦、蘇米、羅摩丹、格雷班卡、台巴爾柴佛、雅辛諾瓦達雅、尼基托夫卡、巴夫洛格勒、克拉斯諾阿爾邁斯科耶、佛蘭諾瓦哈、辛納爾尼科佛、皮雅第哈特卡、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薩波羅什及其他。由此可見，落到蘇軍掌握中的有最重要的鐵路幹線：莫斯科——斯摩稜斯克，莫斯科——奧勒爾——庫爾斯克——比爾哥羅德——哈爾科夫——羅斯托夫，哈爾科夫——斯大林諾——馬留坡爾，莫斯科——布利揚斯克——諾佛伯利查，庫爾斯克——佛羅什巴巴——達爾尼查，奧勒爾——布利揚斯克——羅斯拉夫卡——斯摩稜斯克，哈爾科夫——紅城（克拉斯諾格勒）——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蘇希尼查——布利揚斯克——佛什羅巴夫，維亞茲馬——布利揚斯克——科諾托普，克利徹夫——烏納查——佛什羅巴——蘇米——哈爾科夫

，巴赫馬奇——羅摩丹——波爾塔瓦，諸佛柏利查——內辛——格雷班卡——左洛托諾沙，哈爾科夫——皮爾塔瓦——克累門楚格，哈爾科夫——波爾塔瓦——羅摩丹——達爾尼查，斯大林諾——達爾尼查，斯大林諾——達爾尼查，斯大林諾——佛爾諾瓦哈——波洛吉——薩波羅什，薩波羅什——米利托波爾——什尼徹斯克，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皮雅第哈特卡等等。

由此可見，紅軍已把我國中部和南方聯絡的最重要的鐵路幹線奪回，因此，由於更進一步鬥爭，在戰鬥上——戰術上的可能性對紅軍的好轉，而使蘇軍機動的條件根本改進了。同時，德軍由於喪失了這些重要的戰略交通，就在頗大的範圍內失去了軍隊機動的有利條件，而它的戰鬥上——戰術上的可能性跟着銳減了。

在攻勢的過程中，我軍從德寇羈絆下解放的海港有：阿那巴、塔曼、塔根羅格、馬留波爾、奧西班牙科（柏爾台陽斯克）以及最重要的港口和黑海艦隊第一海軍根據地——諾佛羅西斯克。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到十一月五日，紅軍已使德國法西斯軍隊在人員和武裝方面，都受了嚴重的損失。在這個時期內，我軍打垮敵軍一四四個師，其中包括三八個坦克師和摩托化師。所有這些師在夏季戰役期間，都會由人員和裝備上再補充過。單敵隊大喪失陣亡官兵就有九〇〇、〇〇〇名，被俘虜的德軍官兵九八、〇〇〇名，而損失的人員中，一半以上是負傷的。在夏季

內期間，敵軍所損失陣亡的負傷的和俘虜的官兵，共計二、七〇〇、〇〇〇名以上。

在這期間，我軍摧毀敵軍人的飛機九、九〇〇架，毀損敵坦克一五、四〇〇輛，其中包括「老虎」式和「豹」式坦克八〇〇輛，裝甲車八九〇輛，消滅敵方各種口徑大砲二三、〇〇〇尊，其中包括「斐迪南」式砲車二、三五〇輛，迫擊砲約一三、〇〇〇門，機槍五〇、〇〇〇挺以上，卡車八〇、〇〇〇輛，油車三九〇輛，機器腳踏車二、五〇〇輛，拖拉車九〇〇輛，鑛重車一三〇〇輛，鐵路車輛六四、〇〇〇輛以上，火車頭三〇〇輛以上，和種種堆棧二、〇〇〇處以上。

在同期間，我軍繳獲戰利品如下：飛機二八九架，坦克二、三〇〇輛，包括「老虎」式和「豹」式坦克二〇四輛，裝甲車一九〇輛，各種口徑大砲六、八〇〇尊，包括「斐迪南」式砲車一三九輛，迫擊砲六、二八〇門，機槍二四、四六〇挺，砲彈七、七五九、〇〇〇發，擲彈二、一〇〇、〇〇〇枚，飛機炸彈三〇〇、〇〇〇枚，對付坦克和對付人員的各種地雷一、五〇〇、〇〇〇枚，普通步槍和自動步槍四五〇、〇〇〇支以上，步槍子彈一〇〇、五〇〇、〇〇〇發，各種電線共長五〇、〇〇〇公里以上，牛車一五、四二八輛，火車頭四一四輛，鐵路列車二六六，二一〇輛，鑛重車五、四〇〇輛，軍馬三〇、四〇〇匹，拖拉車八七三輛，各種軍事供應品的堆棧一

美蘇八五機、機益脚踏車三〇〇輛，自動車一六八五輛，無線電台二二〇一處。

從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到十一月五日，敵人共計損失飛機一〇、一八九架，坦克一七、七〇〇輛，大砲一九、八〇〇尊，擡車七四、四六〇挺，迫擊砲一九、一八〇門，卡車七五、八二二輛。

關於各戰區戰鬥行動的調度，以及我軍所有各兵種作戰方面的協助，是由最高統帥部代表華西萊夫斯基元帥、佛隆諾元帥、朱可夫元帥、搗毀寇軍元帥貫徹的，空軍方面由高格瓦諾夫和諾維科夫以及空軍上將佛羅什爾金、法拉萊耶夫和胡蒂雅科夫貫徹的。

(三) 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公報

英蘇美關於三國外長在莫斯科會議的公報：

美利堅合衆國國務卿赫爾、聯合王國外相艾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託夫，從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到卅日，在莫斯科舉行會議，開會十二天，除外長外，參加會議的人員如下：美國方面，美國大使哈立曼、美國陸軍少將德安、海格華斯、杜恩其他和專家；聯合王國方面，英皇陛下大使卡爾爵士、史特蘭中將、伊斯曼爵士和其他專家；蘇聯方面，蘇聯元帥朱羅希洛夫，外交部人民委員長維辛斯基和李維諾夫，對外貿易副人民委員長楚格耶夫。總參謀長格里斯洛夫少將，外交人民委員會高級官員羅克辛和其他專家。

議程包括由三國政府提出討論的所有一切問題。有些問題當作最後的決定的，這些問題就都已作了決定；有些其他問題，經過討論後，已作原則的決定，這些問題或交付特別因此而設置的諸委員會去詳細考慮，或經由外交途徑處理；又有些新的問題，已由交換意見而解決。

美利堅合衆國政府、聯合王國政府和蘇聯政府，對於與共同作戰有關的所有一切事情，本已

密約合作，以遏止國政府的所表其修條者之壓開會之遺是勝三歐。

最重要的是會議中曾經坦坦而詳盡地討論過採取措施，以縮短對德國及其歐洲附庸進行的戰爭。會議會乘代表該國參謀長的軍事顧問在場之便，以討論明確的軍事行動。關於這一點，已作了決定，並已從事準備，以便造成將空三國間最密切的軍事合作的基礎。

重要性僅在加速結束戰爭之下，便是三國政府所承認：爲了他們各自本國的利益，並且爲了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各國的利益，都有將目前戰爭進行中的密切聯繫和合作，持續到軍事行動結束以後的時期的必要，並且只有這樣，和平才能維持，他們各國人民的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福利，才能充分增進。

這種信念，已表現在一個宣言中，這個宣言，在會議期間，中國政府曾經參加，已由三國外長以及中國駐蘇聯大使，代表各自政府簽字。今天發表的這個宣言，規定在戰爭的進行方面以及在和四國各相對他作戰的敵人的投降和解除武裝有關的一切事情方面，都取得更密切的合作。這宣言增進了三國政府同意的諸原則，就是一種國際合作和安全的廣泛組織，必須以它作爲基礎的諸原則。並明文規定，所有其他簽署和平的歐洲各國，都可參加這個組織。

會議同意建立機構，以保證三國政府間在簽署隨戰爭發展而引起的歐洲諸問題方面，能取得

最密切的合作。爲了這個目的，會議決定在倫敦設置歐洲顧問委員會，以便研討這些問題，並對三國政府作共同建議。並明文規定，必要時，當由三國代表在各該國的首都，經由現有的外交途徑，繼續舉行三國協商。

會議又同意建立一個顧問委員會，以調整對意大利的關係，這個顧問委員會最初由三國政府的代表以及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代表組成。明文規定，鑒於在現行戰爭期間，由於法西斯意大利侵略希臘和南斯拉夫的領土而引起的希臘和南斯拉夫的特殊權益問題，希臘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可以參加這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將處理除軍事行動以外的日常的諸問題，並將提出建議，設法使同盟國的關於意大利的政策取得協調。三國外長認爲相應出今天發表的一個宣言，來重新確定三國政府的態度，都贊成在意大利恢復民主。

三國外長聲明：恢復奧地利的獨立，是三國政府的意向。同時，他們喚起奧地利注意，在最後清算時，當對奧地利對於自身的解放可能作的努力，關於奧地利的宣言，今天公佈了。

三國外長在會議中發表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和斯大林委員長的宣言，含有一種莊嚴的警告，在與承認德國的任何政府締結任何休戰條款的時候，凡與在德國勢力蹂躪之下的各國中，所犯暴行和屠殺有任何牽涉的德軍官兵士和納粹黨員，都應當解回到他們犯下可惡罪行所在地的國

家中，以便依照這些國家的法律起訴懲處。

在會議全部工作所表現的互相信任了解的空氣中，對於其他重要的諸問題，也都加以考慮。這些問題，不僅包括現時性的諸問題，並且也包括對希特勒德國及其附庸的處置，經濟合作和一般和平的確保有關的諸問題。

(四) 莫斯科會議英美蘇中四強宣言

美利堅合衆國政府，聯合王國政府，蘇聯政府和中國政府，共同遵照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聯合國家的宣言，以及後來的歷次宣言中，各該國對其現與作戰的軸心國家，繼續敵對軍事行動，直至這些軸心國根據無條件投降而放下了武器爲止的決定，意識着他們負有責任，要確保他們自身以及和他們同盟的各國人民，擺脫侵略的威脅而獲得解放，認清必須保證迅速而有秩序地從戰爭過渡到和平，且須確立並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以便全世界人類和經濟資源受軍備的牽制達到最小限度，特聯合宣言：

○他們爲對各該國的敵人進行戰爭而約定的聯合行動，當爲和平與安全的組織和維繫，而繼續保持軍備之必要問題。

○他們中間對各個共同敵人作戰的那些國家對於和那個敵人的投降和解除武裝有關的所有一切事情，當共同行動。

○他們當採取他們認爲必要的急切措施，以防止對於迫使敵人接受的條款發生任何違背行爲。

④ 他們承認必須在可能實行的最早的日期，確立一種普遍的國際組織，以所有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為基礎，這些國家不論大小都可加入為會員國，以維繫國際的和平與安全。

⑤ 為保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起見，在重建法律與秩序，以及普遍安全制度創始以前，他們當互相商議，在必要時，並當和聯合國家的其他份子商議，以便代表國家共同體，採取共同行動。

⑥ 戰事終止以後，除非為實現這個宣言並經過共同商議，他們不得在他國的領土內使用他們的軍事力量。

⑦ 他們當互相並與聯合國家的其他份子磋商，而且合作，以便能就戰後時期軍備的規定，獲得一個實際可行的普遍協定。

(五) 莫斯科會議關於意大利的宣言

美利堅合衆國的，聯合王國的，和蘇聯的外長，已經確認：三國政府完全同意盟方對意大利的政策，必須以根本的原則為基礎，就是：法西斯主義以及它的所有惡勢力和流派，必須澈底毀滅。意大利人民應賦有一切機會，以建立以民主原則為基礎的政府機構，及其他機構。美利堅合衆國的和聯合王國的外長聲明：進軍意大利的發軔，既然是軍事上的最高要求所容許的，它們政府的行動，就會以這種政策為基礎。爲了將來更進一步推行這種政策，三國政府的外長同意下列措施是重要的，並且應該付諸實施：

① 意大利政府應該容納一向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階層的意大利人民的代表，而使它更民主化，這是必要的條件。

② 應對意大利人民，完全恢復關於言論、宗教、政治信仰、出版和公共集會的自由，意大利人民并當有權成立反法西斯的政治團體。

③ 法西斯政權所產生的一切機構和組織，應予封閉。

所有法西斯或親法西斯分子，應從行政機關，並從具有社會性質的機構和組織中，排除出去。

⑤法西斯政權的所有政治犯，當一律釋放，而予以大赦。

⑥地方政府的民主機構應予建立。

⑦法西斯魁首以及其他已經知曉的戰爭罪人或嫌疑犯，當加以逮捕，提交審判。

三國外長作這個宣言的時候，承認：意大利境內積極的軍事行動，既在繼續中，可能充分實施上述諸原則的時間，當由統帥根據經由聯合參謀部所獲得的訓令，再行決定。參與這個宣言的三國政府，得應其中任何一國政府的請求，對這件事情進行商議。此外更進一步獲得歐戰。在這宣言中，絲毫沒有影響到意大利人民最後抉擇本國政府形式的權利。

(六) 莫斯科會議關於奧地利的宣言

聯合王國政府，蘇聯政府和美利堅合衆國政府同意：淪爲希特勒侵略的犧牲者的第一個自由國家奧地利，應從德國主宰下獲得解放。他們認爲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德國對奧地利的吞併，完全無效。他們認爲自從那天以來，在奧地利發生的任何變動，自身決不受絲毫的約束。他們聲明：他們希望看見重建一個自由而獨立的奧地利，這樣子爲奧地利人民自身，並爲將遭遇類似問題的那些鄰邦，開拓道路以謀政治的和經濟的安全，那是永久和平的唯一基礎。不過，喚起奧地利注意：她負有一種她無可逃避的責任，就是因爲站在希特勒德國一邊參戰，在最後清算時，必然要對她本身對她的解放所作的貢獻。

(七) 莫斯科會議莫蘇美袖領關係

懲辦戰爭禍首的宣言

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和蘇聯，已從許多方面獲得關於希特勒軍隊在他們曾經經過而如
今正被看做逐退的許多國家中所犯的暴行，屠殺以及冷血無情地集體執行死刑的種種真憑實據。
希特勒統治下的暴行，並不是什麼新的事情，凡在他們劫持下的所有各國人民或領土，都曾因最
惡劣的用恐懼行事的政府形式而受害受難。新的事情便是：這些領土中間有許多地方，目前正在
解放國的挺進軍隊拯救出來，畏縮的希特勒匪軍陷於絕望，正加緊殘忍無情的暴行。這一點，已
由在正從希特勒匪軍纜綫下解放着的蘇聯的領土上，在法蘭西和意大利領土上的希特勒份子的駭
人聽聞的罪行，特別明確地證實了。

所以，上述三個同盟國，基於三十二個聯合國國家的權益發言，因而嚴正聲明，並在他們的宣
言中提出充分的警告如下：允許和德國可能建立的任何政府停戰的時候，凡曾經負責或同意參加

上述罪行，屠殺或集體執行死刑的德軍官兵和納粹黨員，都應當解回他們犯下可惡罪行所在地的國家中，以便可以依據這些被解放的國家以及因此而建立的自由政府的法律，來審判並且治罪。應當在所有這些國家中，儘可能詳細造定名冊，特別是關於蘇聯被侵略的部份，關於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關於南斯拉夫和希臘，也包括克里特島和其他羣島在內，以及關於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西和意大利的侵略者。這樣，凡參與大批槍斃意大利軍官，或參加把法國西人、荷蘭人、比利時人、或挪威人質、或克里特島上的農民處死的德寇，或曾參與殺戮波蘭人民；或曾在現今正把敵人掃蕩乾淨的蘇聯的領土上參與殺戮人民的那些德寇，將要知道：他們當被押回到犯罪地點去，由他們所曾迫害的人民就地審判。讓那些直到現在為止，手上還沒有沾染無辜人民的血的那些人明白：憤勿和罪人同流合污，因為三個同盟強國，必定要把他們從海角天涯通緝到，必定要對他們起訴，以便法辦。上述宣言對於主犯的案件絕無偏袒，他所犯的罪，並沒有特別地理上的區分，他們當由盟國政府的共同判決治罪。

邱吉爾、羅斯福、斯大林

(八) 開羅會議公報

中美英三國領袖在舉行會議後，發表公報，全文如下：

羅斯福總統、蔣委員長、邱吉爾首相、偕同各該國軍事與外交顧問人員，在北非舉行會議，

業已完畢，茲發表概括之聲明如下：

三國軍事方面人員關於今後對日作戰計劃，已獲得一致意見，我三大盟國決心以不鬆弛之壓力從海陸空各方面加諸殘暴之敵人，此項壓力已經在增長之中。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決不為自己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思。三國之宗旨，在剷奪日本自從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羣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我三大盟國稔知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與獨立。根據以上所認定之各項目標，並與其他對日作戰之聯合國目標相一致，我三大盟國將堅忍進行其重大而長期之戰爭，以獲得日本之無條件投降。

又官方訊：蔣委員長、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曾經在開羅開會，並且保證縱使日本的全部殖民地，到會的有蔣夫人，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蒙巴頓上將，中緬印美軍總司令史迪威中將，美第十四航空隊司令陳納德少將，美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上將，陸軍航空司令安諾德上將，北非盟軍總司令艾森豪威爾上將，英帝國參謀總長布魯克上將，全美艦隊總司令金氏海軍上將，英海軍參謀總長肯寧漢元帥，英美聯合參謀部英代表團團長狄爾元帥，與英空軍參謀總長波多爾上將等，南太平洋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上將，與美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茲海軍上將，因指揮所部對敵作戰，均有能够出席。其他出席人物還有美駐英大使威爾特，美駐蘇大使哈立曼，英駐蘇大使卡爾，英外相艾登，英外交部常務次官賈德幹，英駐土大使史丹哈特等。

(九) 德黑蘭會議公報(三強宣言)

三個同盟強國——蘇聯、美利堅合眾國、和大不列顛——領袖的德黑蘭會議。

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一日，三個同盟強國的領袖——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斯大林、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羅斯福、和大不列顛首相邱吉爾的會議，在德黑蘭舉行。參與會議的審議的，蘇聯方面有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託夫和大元帥伏羅希洛夫；美利堅合眾國方面有總統特別助手霍浦金斯，駐蘇大使哈立曼，美國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美國海軍總司令金氏海軍上將，美國空軍參謀長安諾德將軍，美軍供應部長索姆威將軍，總統府參謀長李海海軍上將，美國駐蘇軍事代表團團長德安將軍；大不列顛方面有外相艾登，駐蘇大使卡爾，帝國參謀總長布魯克將軍，陸軍大元帥狄爾，英海軍參謀總長肯寧漢海軍上將，英空軍參謀長空軍大元帥波多爾，陸軍部大臣參謀長伊斯邁將軍，大不列顛駐蘇軍事代表團團長馬泰爾將軍。

會議通過了關於三個強國在對德作戰中的一致行動以及關於戰後合作的宣言，還有關於伊朗的宣言。宣言的全文已經公佈。

我們——美利堅合衆國總統、大不列顛首相和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過去這四天中，在我們聖邦伊朗的首都德黑蘭聚會，已經擬定並且認可了我們的共同政策。

我們表示我們的決心：我們的國家在戰爭方面，以及在隨後的和平方面，都將共同工作。

關於戰爭方面——我們的軍事參謀會參加我們的圓桌討論，我們已經議定了關於將德軍消滅的計劃。我們已就將從東面、西面、和南面進行的軍事行動的規模和時間，商得完全的協議。我們在這裏達到的共同默契，保證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關於和平方面——我們確信：我們的和協，必將使和平成爲一種永久的和平。我們完全承認我們以及所有聯合國國家負有無上的責任，要創造一種和平，這和平必將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人民的好感，而在今後許多世代中，排除戰爭的災難和恐怖。

和我們的外交顧問在一起，我們曾檢討了將來的諸問題。我們將力求所有大小國家的合作和積極參加，那些國家的人民，就和我們本國的人民一樣，都是用全副心竈，抱着獻身的精神，要消除暴政和奴役，壓迫和苦難。我們一定要歡迎他們，聽他們抉擇，到一個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大家庭里來。

人世間決沒有一種力量能阻礙我們由陸上消滅德國陸軍，由海中消滅他們的潛艇，並且從空

中消滅他們的兵工廠。我們的進攻將是毫不留情的，而且是越來越強的。

從這些友誼的會議出發，我們懷着信心瞻望着那麼一天，那時全世界所有各國人民都可以過自由的生活，不受暴政的摧殘，而憑他們多種多樣的願望和他們自己的良心而生活。

我們懷着希望和決心來到這裏。我們成了事實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這兒分手。

(簽名) 羅斯福、斯大林、邱吉爾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在德黑蘭

(十) 德黑蘭會議關於伊朗的宣言

美利堅合衆國總統、蘇聯委員會主席、和聯合王國首相，互相商議，並且和伊朗總理商議以後，願意聲明：他們三國政府關於對伊朗的邦交互相同意。

美利堅合衆國政府、蘇聯政府，和聯合王國政府承認：在對共同敵人作戰方面，伊朗所曾給予的援助，尤其是對於供應品從外洋向蘇聯的運輸，予以便利。

三國政府認清：戰爭已對於伊朗引起希別的經濟困難，他們同意：他們考慮到他們所進行的全世界規模的軍事行動對他們所提出的重大要求，並且考慮到全世界運輸工具、原料和平民消費品的缺乏之餘，當繼續使伊朗政府得到可能的經濟援助。

關於戰後時期，美利堅合衆國政府、蘇聯政府，以及聯合王國政府，和伊朗政府意見一致，認為伊朗當前的任何經濟問題，在戰事結束的時候，應和其他聯合國國家的任何經濟問題，一同由處理國際經濟事務而舉行或成立的會議或國際代辦機關，加以充分的考慮。

美利堅合衆國政府，蘇聯政府，以及聯合王國政府，和伊朗政府一致願望維持伊朗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他們期待伊朗和所有其他愛好和平的一切國家，依照四國政府都已贊同的大西洋海峽的波爾斯原則，共同參與確立戰後的國際和平、安全與繁榮。

(簽字) 邱吉爾、斯大林、羅斯福

(十一) 英外相艾登在下院關於 南斯拉夫的聲明

艾登外相在下院說：我們希望使歐洲一切大小國家，恢復自由，應能在國際間重新獲得其應得的地位，而對人類盡最大的貢獻。至於南斯拉夫和希臘，經過敵人三年的佔領和游擊戰，內部糾紛仍未稍減，因德人正在故意散播謠言，離開我們，實則①我們對所有積極抗敵的份子，都予以一切實際的援助，②我們盡力之所及，保證這些國家在解放後自由選擇其政府，③我們和友邦密切合作，務求協調。我們對於南斯拉夫的看法，就拿這三項原則為根據。南國負實際抗戰之責的，是鐵托麾下的愛國人士，我們當盡量給以實際的援助，在這三方面，我們的行動，自為盟國所贊成。（中央社倫敦十四日路透電）

(十二)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情報司關於

南斯拉夫局勢發展的公啓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情報司關於南斯拉夫局勢發展的公啓：

南斯拉夫被游擊軍解放的領土，於十一月底曾舉行過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會議第二屆大會，這事各方已逐漸知悉了。這次大會決定把反法西斯人民會議改組成最高的立法機關，並成立民族解放委員會作為南斯拉夫的一種臨時政府。新近由選舉產生的反法西斯人民會議主席團和民族解放委員會，都是由正為南斯拉夫民族解放而戰鬥着的南斯拉夫所有各族人民的代表，以及所有各社會階層和各政黨的代表組成的。伊凡·利巴爾博士，南斯拉夫一個著名的政治要人經改選連任反法西斯人民會議主席團主席。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鐵托，當選為民族解放委員會首長，並榮膺元帥的頭銜。人民會議為南斯拉夫的組織規定了一種聯邦的原則。南斯拉夫局勢的發展

，已獲得大不列顛同情的響應，蘇維埃政府認為這種發展是一種積極的事件，對於今後南斯拉夫人民對希特勒德國（德人）邁進一步的順利的鬥爭，大有貢獻。這些發展證明了南斯拉夫的新領袖們，在團結一切力量的事業中，已博得生存攸關的重大成就。米海洛維奇將軍的塞特尼克份子的活動，儘可靠情報，直到現今，對於南斯拉夫人民為反對德國佔領軍而進行鬥爭的事業，始終沒有貢獻，且加以阻撓。在蘇聯從他們對共同事業有何幫助的觀點來加以考慮，這些份子無論持何新由，蘇聯唯有報之以消極的態度而已。蘇維埃政府考慮到必須獲得關於南斯拉夫一切演變以及關於游擊隊組織的更詳細的情報，已決定派遣一個軍事代表團到南斯拉夫去，依照不列顛政府已經那麼辦的。（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電）

向着寬闊光明的地方

著者：

于

懷

印行者：

新華日報圖書課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經售者：

新華日報蓉桂營業分處
及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

每冊國幣三十元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初版(渝)

7
104090
(2)

圖書雜誌審查處忠圖字第四九號審查證

\$30.00